

往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宰相書銜而不姓曾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

趙康靖作相參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闕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嘗事擬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閒四公作相參之日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勅賜額令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而宰執

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萊夢得石林燕語則云唐詔勅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詔勅不書姓則其見於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塵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下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叅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踳駁不審於闕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旣已知

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  
附於是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  
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爲贅也  
天啓六年四月

記溫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  
中紙敝墨淪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  
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  
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  
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憊

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  
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  
與之隣益用封殖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  
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  
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  
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  
事頗略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  
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  
紹聖閒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  
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

朽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  
座龜趺之側蟠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  
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  
本於公會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  
穴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間實以土蓋初仆時  
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  
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  
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  
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  
率闔邑僧院咸出資助之圓真又出私帑於墳  
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溫公  
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  
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斲碑爲四之說符  
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  
已其額與跋皆不可致矣然而碑也仆於宋  
復於金龜趺之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護  
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余又謹按公以  
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  
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  
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

相地卜宅於是以前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  
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爲葬具卜一命  
公從子富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  
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勅翰林學士蘇軾  
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  
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  
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複閣周於碑迴廊  
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  
木金石朽壤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  
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  
略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后崩紹聖元年  
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  
等罪惡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  
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  
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  
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斷棺僇屍而已四年  
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厓軍  
司戶參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姦黨之  
碑大書深刻者再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

元祐學術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  
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  
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異國之  
臣左衽之長乃能摩娑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  
真輩皆僧徒相與欣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  
寧諸人又何如也然而當是時賊檜爲政和議  
告成天水之封劉箬之罔皆在紹興皇統閒涑  
水之墓雖儼然修復公亦何樂乎有是哉嗚呼  
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書之  
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是年冬十  
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記

讀盧德水所輯龍川二書後題

德州盧德水刻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題之  
曰龍川二書又深自貶損以謂淺見寡聞不敢  
出手作序擬請虞山先生數語以發明二書之  
所以然嗚呼余少而讀龍川之書爲之寤而歎  
寐而起酒闌燈熄屏營欷歔者二十餘年矣其  
敢無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  
大變也紹興之請和皇統之策命天下之大辱  
也堂堂中國五十年之閒龍川以匹夫庶士奮

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無以自效故假  
三國之君臣以見志焉三國紀年者龍川之春  
秋也以言乎帝胄則備疎而構親以言乎舉事  
則劉難而趙易以言乎立國則巴蜀蹙而南渡  
寬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島夷屈服龍川不  
云乎後主之庸豈後世之庸主哉然則後世之  
所謂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  
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孫氏之立國君臣上  
下畫江之慮精矣及晚年國勢既定參分造盟  
以函谷爲界而明與魏絕以皓之昏暴猶有青  
蓋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據錢塘一隅之地  
叩頭乞哀惟恐失之不亦傷乎志曰吳略著其  
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三國紀年其亦龍川之志乎龍川之志則志  
乎中興而已故其爲史傳序也以中興遺傳終  
焉忠臣義士中興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興之資  
也譬之鳥焉忠臣義士其肝膈也謀臣辯士其  
毛羽也有謀辯之略而無忠義之心則徐秉哲  
王時雍之倫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  
豈可備驅策者乎有忠義之心而無謀辯之用

則所謂拱手而談正心誠意爲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者亦要歸於無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  
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義  
士之心而具謀臣辯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吳  
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濁之世  
譬如神龍之在溝壑也田夫孺子等以爲怪異  
不將醢之則將豢之夫避醢而就豢亦豈神龍  
之所欲哉宋當斯時和議成黨論盛鄙夫盤互  
於廟堂賢人刺促於羅網如龍川者再入大理  
獄晚得一第以死而况於龍伯康趙次張輩抑  
沒草野又豈可勝道者乎天生英豪使斯世不  
獲其咫尺之用此則人主之過而天下之大不  
幸也余於龍川二書竊窺其中興之大志悲其  
以英豪自命而卒於無成故因德水之請書之  
於編末發千載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  
游龜殘魄漸就漸滅而士大夫深憂過計有如  
歐陽子之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  
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執政召問  
當從何處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獻矣余老矣尚  
能執簡以記之崇禎丙子陽月朔



孝譽先生私諡議

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楊州顧君卒江  
左薦紳大夫與顧君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  
不稱其志倣古人私諡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  
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  
之有散騎參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  
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  
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  
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甘毳足以泰其心而  
綺紈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志士殆所  
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習  
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衛也我方  
有事屬國奮身請東征以麓川騰衝之役爲比  
旣而有封議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  
兵援遼牽連適戍亦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  
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之議考私諡以易  
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感槩豎立  
庶可以稱塞我 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  
按諡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母有曾閔之孝緹  
騎及門銀鐺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煒煌

既免然後跪謝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  
報國身瀕九死已已之冬詒書告别單車就道  
誓獨身死侈奴以解嚴而止可不謂秉德不回  
大慮行節乎東海侯陳文得謚孝國史以爲異  
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謚法狀古述今日譽  
君著鎮遠先獻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  
家之史也論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  
官緩急詩不云乎庶幾宿夜以永終譽君可謂  
譽矣請謚曰孝譽先生謹議是年冬十一月舊  
史官嘗熟錢某述

顧孝廉請贈議

萬曆閒吳中有三孝廉曰崑山歸季思嘗熟顧  
朗仲長洲文文起文起登上第爲天子之大臣  
而季思朗仲皆前死巡方者以季思名行上聞  
得贈翰林院待詔且命更舉其未盡者吳之人  
士僉謂朗仲不可以後余惟季思之道清而貞  
廉靜而閒止朗仲之道弘而毅篤誠而沉塞季  
思庶幾伯夷之清而朗仲兼有伊尹之任巡方  
者之於二賢非有軒輊而不蚤聞焉則吾黨之  
過也朗仲少喪父哭踊拊心焦肺嘔血終身爲

錮疾臥則心忤忤然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  
孝朗仲病後母籲天請代未幾亦死每曰子而  
不孝非子也吾惡夫以孝取名者也生平不妄  
取一錢遇人緩急典衣借貸未嘗以無爲解居  
閒請託謝絕郡邑公正發憤則奮臂削牘不避  
讎怨每曰士而不廉非士也吾恥夫以廉成名  
者也繇此言之孝廉之行朗仲之所不欲居而  
况於其名乎又况於假其名以取旌乎然則朗  
仲之爲人如何曰其學以窮經好古爲宗一義  
之未析一物之不知其所爲食寢俱廢者也其  
志以忘身善物爲務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其  
所爲痕瘡在躬者也篤信好學強立不返爲子  
必死孝爲臣必死志得志則沛然德教行於兩  
閒不得志則浩然真氣返乎大宅是則朗仲而  
已矣朗仲與江陰繆當時同舉鄉書當時於世  
少所許可每曰朗仲吾師也唐人李遐叔作三  
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  
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以  
二君擬之朗仲其元劉之比乎當時其蕭之倫  
乎當時以奄禍考死與劉侍講齊名爲當時所

心師者其人又何如哉舉是以應 明詔雖非  
朗仲之志其誰曰不宜謹議

吳中名賢表揚續議

國家崇獎名節風勵流俗著之甲令凡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蓋做古表厥宅里崇  
臺綽楔烏頭漆書之制士大夫之賢者得祀於  
鄉之學宮蓋做古瞽宗樂祖鄉先生沒而祭於  
社之制世道下衰風教凋敝鄉里婦孺雖有伯  
姬孝已之行截髮刳股殘肌捐身非其子孫富  
厚芒屨游揚卒皆草亡木隕聲銷影滅鄉賢之

祠本主林立多於儲胥有志者過而唾之若坐  
塗炭數年以來士大夫廉恥掃地辮髮而事奴  
挾筴而干寇者覩面攘臂恬不知恥是豈可視  
爲細故哉我 皇上深惟治理激厲頑懦愈前  
按臣祁彪佳之請表揚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  
朱陞宣皆贈翰林院待詔又命以後巡按御史  
各宜留心風教確訪真品薦舉以聞於是吳之  
縉紳孝秀耆老公舉其績宜表揚者舉人二人  
生員一人謹條列其行事如左

顧雲鴻嘗熟人中萬曆庚子鄉試雲鴻少喪父

拊心嘔血終身抱怔忡之疾非抱持不能寐事  
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籲天請代後雲鴻死旬  
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博學深思  
研精六籍易貫之多雜誦易象琅琅出席羣聞  
讀書藤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不顧頭目  
以忠孝名節爲已任丁未鎖院對策至天災民  
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  
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暖姝自好  
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甫  
強仕而卒學者私謚爲孝毅先生雲鴻在公車  
與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以名行鏃礪繆文  
皆嚴事之不敢厲行進繆爲忠臣文爲名相則  
雲鴻之品第可知也

張世偉吳江人中萬曆壬子科鄉試服習其祖  
基之家訓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塾中兒皆爲流  
涕父歿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己鄉  
邦有大利病縉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謝  
絕請託誅茅灌畦死無以爲歛倪司李賻之乃  
發喪世偉峻嶒自守不依附東林講席以鈞聲  
名黨人咸目攝之曰此爲清流嚆矢者也晚年

謝公車不赴閭里有急難必望走焉有不善相  
戒曰無使張孝廉知其所居嚴重於公卿其卒  
也謙益題其銘旌曰孝節張先生之柩世偉晚  
與文閣學震孟周忠介順昌朱孝介陞宣爲友  
而姚學士希孟出其門諸公以名行顯聞世偉  
居其前爲唱于焉陞宣旣得旌矣於世偉何疑  
楊大滌吳縣儒學生員故宮保南京兵部尚書  
莊簡公之子也吳有君子曰王仁孝先生敬臣  
大滌少從之游緼袍徒步徐行下視人不知爲  
宮保之子性廉靜見非義氣色黯然而不可犯干  
閭然躬行乎尹旁達望而知爲仁孝先生之徒  
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  
如一晁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閒歲  
饑民陳死無算收瘞枯骸凡兩年可萬計居家  
訓子肅若朝典冠昏喪祭必用古禮年逾艾危  
坐一室朱黃誦讀夜分不輟疾革衣冠肅然以  
手指心而逝吳人稱爲端孝先生吳趨故嚴重  
王敬臣纖兒婦人皆呼王孝子敬臣沒推服大  
滌如敬臣萬曆十四年御史上敬臣孝行 神  
宗特授國子監博士用敬臣例旌大滌於身後

其誰曰不宜

右條列吳中三賢行事如右皆徵諸國人詢於  
介衆起九京而俟百世可信不誣者也列郡之  
中亦有弓旌賁及著作繁富游光揚聲傾動海  
內者矣嗟夫瓦器飲食或以虛僞貽譏穀皮綃  
頭或以釣采蒙誚取宋璞以混周玉採春華而  
忘秋實豈執事者所以奉 詔條砥末俗稱塞  
聖主崇獎風勵之至意者乎敢忘其固陋獻  
斯議以備采擇焉癸未孟陬月虞山老民錢謙  
益謹議

放生說

放生戒殺三代以上未有其名然而未有大於  
此時者也何也周官甸衡澤虞所掌凡以共祭  
祀賓客喪紀之用其它攻猛獸除毒蠱去鼃通  
射矢鳥各有攸司皆以生之道殺之也國君  
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田不以  
禮曰暴天物則田而殺焉寡矣獮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  
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參觀王制月令夏小正之所載則非時而殺

焉者寡矣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  
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無故而  
殺者寡矣魯隱公大國之君也登百金之魚臧  
孫以爲亂政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  
弃之周德下衰其凜凜於王制若此而况其盛  
時乎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澤爲一家以鳥  
獸禽魚羣生萬物爲一體無地而非放生之地  
無物而非放生之物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皆放生戒殺之法親賢遠奸禁女謁屏  
閹寺攘夷狄皆放生戒殺之事也民無天扎物

無疵癘麒麟游鳳凰集泉鳥獸魚蟹咸若豈其  
以人主之尊躬家人之細行且得一鳥焉而縱  
之暮得一魚焉而畜之至以不取不放見笑於  
夷狄如梁武者哉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  
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  
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  
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  
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  
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  
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讚歎如恐不及者



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  
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  
也唐用閹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弃兩  
文忠於外生民日就湯火而祈福於一魚一鳥  
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君子亦爲之一喟而已  
矣塘栖張子羽斥萊湖爲放生池建流水長者  
閣於池中延秘密嚴公主其事其友張秀初沈  
不傾共爲唱導或難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  
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見夫官府  
之庫藏乎勾稽會計密於秋荼今又重之以嚴  
旨峻法然貪官污吏穿穴而乾沒者不可勝誅  
也富家翁媪囊金積帛手自扇鏹中夜取火而  
視之不遇胥篋探囊登置之徒則其亡失者鮮  
矣物公則翫法久則渝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庫  
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媪之囊積也何必西湖之  
是而栖水之非顏文忠之碑曰環海爲池周天  
布澤動植依仁飛沉受獲蘇文忠之奏曰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  
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栖水之爲斯善學兩  
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來敘諸君建置之意屬

余綴以一言余拱手讚歎曰斯所謂諸上善人  
俱會一處得廁名其閒幸矣作是說以廣之

### 袁祈年字田祖說

公安袁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爲  
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袁以才名棹  
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江漢  
之閒人皆知有袁未央矣一日飲余長安邸中  
請改字於余余別字之曰田祖而告之曰周禮  
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樂田畷注曰田祖於耕田者謂神農也土鼓以

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曰田祖先嗇也先  
王之制禮也大報本而反始是故以報焉則祭  
先嗇以祈焉則御田祖其爲尊祖一也雖然豈  
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  
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迄宋元諸家繼禰之  
小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  
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迄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  
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別殊途而  
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爲文者有  
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

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寢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我作古是被髮而祭於野也此兩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夫欲求識其祖者豈有他哉六經其壇墀也屈左以下之書其譜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田祖胚胎前光蟬蛻俗學卓然有志於文者也吾姑語子以文之祖子歸而叩擊於小修以吾言爲端其於吾言必有進焉子江漢之間人也江漢朝宗於海尊祖之義也詩不云乎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陸君陳字說

甬東陸生符嘗讀陳亮同父之自贊所謂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愾然有意乎其人也遂字文虎既而意有所未安也請改字于余余觀東方朔諫武帝願陳泰階六符生之姓名適有合焉因字之曰君陳而爲之說曰三代而下賢臣志士有志于理平所以規切摩厲其君未有不本於三階六符者也東方生西漢全盛事雄才大略之君假詼諧倡辨以陳其說人主用其一二遂能鞭笞四夷表章六經致白麟寶鼎之瑞同父

當宋南渡光氣分裂星分不越女牛參井之間  
乃欲挾縱橫恢復之計以干庸主窮老盡氣而  
不得一試亦足悲矣吾願生爲東方生不願生  
爲同父也東方生所陳秦階之事不可得而聞  
矣生一旦如同甫上書故事 天子驚異累日  
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其何以置對夫永康  
之功利驟而陳之能使其君畏然而不可誣也  
新安之誠正久而陳之能使其君狀然而不可  
易也良醫之用藥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必  
欲舉一而廢一則均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  
已矣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吾知生之必有以也生之爲人也孝友令  
恭有君陳之遺德焉則三代以下之臣將姑舍  
是而况於談諧倡辯之流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七

富貴主人文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謹訶不少  
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痞鬼文列四鬼之  
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錢鬼是四鬼者皆  
富鬼之族類儔黨也樵既知富鬼之情狀而擬  
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富鬼故不好文幾  
其與子墨作緣亦慎甚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  
自憊時聞大冠挪揄聊述其語爲富貴主人文

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于其責而不慙也意略  
與樵反其辭曰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  
明河垂席雲物輕鮮人影單隻倚仗徬徨瞻睇  
四壁有聲愾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厲若愬而搔  
喜喜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逾噴曰余  
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  
門有如琢冰門神冷落戶鬼凌兢入子之室徒  
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溷退筆成冢殘編滿  
家傲不人後瘳必人過撫已咄咄視天夢夢保  
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莫如富厚百爾具

瞻上帝所右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親而懿匪  
昏而媾借其餘光逐彼遺臭彼翔我趨彼植我  
僂彼噉我甘彼灼我灸衍衍飲酒仡仡禦寇惟  
力是視遑恤我後我有顏面無獲其皮劈背析  
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咨我  
蹙其眉賜之餘瀝匊匊叩稽不比臣虜况乃等  
夷我有話言沓口岐舌鴟夷滑稽瀾翻轉折嘍  
嚶嗟吁附耳未絕陳見悃誠誓死流血退而屏  
人偶語憂憂轉喉似暗出氣復咽哿矣富人入  
而後說爲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輓轡骨節齧

卷口承餘竅唇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聳脇穿刺  
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  
窮人誰子妍脂膏却潤捷徑辟先人敝官冷有  
地無權資人莠口博人鈍顏搖唇抹撮背面銛  
鉗魯冠越棄夏箠冬懸咎譽遷隨彼何有焉富  
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  
長伺候顏色結交駟獫厭飫酒食妻子縛慮僮  
奴并力如牛之耕如螾之賊囊積充物子貸滋  
植大冠如箕項領成飾鄉老稱愿兒童嘆息子  
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弭  
節師彼前修鴈鷺爲羣稻梁是謀挪揄屏息樓  
裂奚憂僂置筆札辭去交游願就幸舍爲子持  
籌主人聞之閔默隱几煩寃填臆聊嘈聒耳宿  
醉方醒夢寐未止回腸傷氣屏營徙倚曙光解  
駮晨露沾灑欠伸久之晞髮叩齒左顧丹鉛右  
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以富鬼喟曰不可爲  
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

楚女對

楚之南有季芊者美而惠弱不好弄善女紅授  
女誠列女傳書笄而適于某氏不苟訾笑久之



舅姑弗善也其叔妹妯娌咸疏遠之其夫憐之而弗敢暱也里有夏巫氏者極醜無雙曰頭黝顏深目曷鼻齧唇結喉旁行蝸僂手不識刀尺目不辨結縷保逐與人合無道涂溷廁擇焉行年五十而後嫁好淫不衰其夫固知之久之其舅姑安之其叔妹妯娌交譽之其夫亦弗忍絕也夏巫氏時引鏡自笑曰吾之美與惠世固無有季芊何爲女子有辭家者過夏巫氏夏巫氏必祝之曰肖我肖我而笑詈季芊不絕口隣女有習夏巫氏者問之曰子固里之不售女也子

何賢于季芊夏巫氏曰我善嫁隣女曰季芊實先子行何謂善嫁夏巫氏曰非此之謂也季芊之嫁也一嫁而已矣善嫁者無不嫁也里之人貴顯者吾嫁門第焉富厚者吾嫁貲焉賈者吾嫁鬻販焉飯脂洗削者吾嫁竒羨焉傭保吾嫁直焉奴虜吾嫁桀黠焉椎剽賊盜吾嫁藏焉丐乞吾嫁殘羹餘瀝焉吾十指如懸錐而衣食嘗有餘且以奉吾舅姑叔妹而蠱吾夫焉季芊之一嫁也此不嫁之精者也故曰我善嫁隣女曰然則子何以無淫名夏巫氏曰我善淫我非好

淫也污其身有利于己則爲之也利我者以我  
專利也不好淫淫我者以我尚淫也不謀利我  
是以食淫利無淫名且里之人老者吾假女焉  
孤孩者吾假母焉壯者吾假兄弟焉皆假物也  
向者吾嫁亦假也吾有淫黨而無淫人誰適名  
我故曰我善淫隣女曰是二者則誠善矣如醜  
何夏巫氏曰頭白因而爲廣髻顏黝因而爲玄  
衣因深目而視下因曷鼻而眉蹙齧唇結喉因  
而爲囁嚅旁行螭僂因而爲磬折人惠我而愛  
其醜也久而漸忘之且歸美焉季芊洵美矣雖  
然季芊不善爲美而我善醜以我之善醜易季  
芊之不善美則季芊之稚齒媿猶天人也雖  
鳴之發于餘竅猶芷若之紛郁以口承之不暇  
矧敢笑且詈之耶隣女歸以告季芊季芊穆然  
不應楚王聞之曰嘻是國之無教令也乃命施  
夏巫氏表季芊之閭以爲女宗

書武林禳夷事

今年春王師分四道討建州夷三道敗沒殺我  
一僉事二總兵中外大震武林諸山浮圖有律  
行者相率然燈禮懺告哀于佛諸大夫士相焉

或曰是詛之也秦嘗詛楚王熊相是匹敵之禮也或曰非詛也禳也禳之之義何居周官大宗伯六祝六祈則掌之太祝侯禳禱祠之祝號則掌之小祝以迨于司巫女巫巫各有事守凡以寧風旱彌災兵國有大故號呼于神以求福也夫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當周之盛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時和年豐天無烈風陰雨白雉鬻草之貢至自荒服國固無風旱裁兵之足虞其有之則其所召致感應者不在人也是故一則曰以事鬼神示再則曰

以同鬼神示德之休明人無不和而天神人鬼地祇或有不同不和則六癘之自作聖人得以索而治之然而用牲用幣祈禱告哀不敢專用攻說從事求乎陰之道也治世浸遠五行之沴滋多風旱災兵劫運促數而大雉氏之教始盛其所以弭災拯難升幽陟明固不遠于周官之法則亦聖人所不廢也今天子深居法官久道化成建州一隅伏屍流血干犯和氣六癘之自作不歸于人鬼神地祇之不同不和而誰歸與周官之制度蕪廢侯祈禱祠之法已不可

攷見不告于大雄氏而誰告與雩祭之用女巫也歌哭而請今建州之裁豈直早暵與浮屠之禮懺也其唱嘆不比于歌其悲哀不比于哭與舉國之人皆莫適爲女巫而浮屠焉代之是不亦亡于禮之禮與然則大夫士之相之也何居曰吾聞之浮屠有護真者瓦孟草食守木义如金科斯律行之表也率護真之道以之爲臣必不以持祿養交罔上以之爲長必不以苞苴竿牘漁下以之立朝必不以諭訛尊香賣友雖棄氏毀髮固天子之寶臣也大夫士之相之也宜

或曰是舉也大夫士請之浮屠鑒其誠往焉爲大夫士者里居而抱疆場之憂匍匐齎告哀于佛其進而謀人之軍師邦邑又何如也侯喜者唐之處士也劉逸淮之亂作帛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李翱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劉逸淮竟死然則僉夷之死且亡其有日矣書其事以俟之萬曆己未夏四月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甲午 詔旌吳縣民妻守節

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閭門里  
其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  
實榮三七世孫汝轍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  
其門如黃氏 制曰可于是符下有司行事所  
旌門亦在閭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  
爲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掖置苦  
次麻與漚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  
枕席閒不辨血漚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  
狀萬曆乙卯孀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希孟  
旣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娠賢

則珪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 聖朝之盛事也  
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  
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  
僞吳僭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  
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駟過姚  
氏之宅里者道相逮也其亦有下車肅揖攷舊  
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  
事以遺希孟俾鑱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 祖建國崇獎節孝 神孫十葉風聲彌耀

徵節于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  
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  
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耦哀此藐孤命比垂髮  
含飴雜淚齒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  
晝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維母作傳教之春秋  
勗以七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于  
九閭 帝曰俞哉媿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  
揭峩峩閭門甄胄之里軒車麟麟有來至止覩  
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轅迴亦有顏渙嗟此婦  
嫠朝薶莫鹽旌門有仇過者具瞻天咫不遠  
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瘳曷章匪誅  
曷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鑿曷圖莫非臣子  
載筆作頌敬嗣舊史

節婦韓氏旌門銘 有序

崇禎三年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必顯言臣  
曾祖父元祖以諸生早夭曾祖母韓氏年二十  
有八毀容截髮瀕死自誓力作以奉舅姑血淚  
以育孺子茹荼攻蓼五十餘年州里言其狀監  
察御史將覆覈上請家本衛籍衛弁來索賄家

人欲予之韓嚙指曰吾誓死守節若以賄得旌  
是毀吾節也乃罵絕之且死戒子孫勿復言旌  
表事臣祖承光累年外吏臣父振基數月省垣  
未獲具疏陳請臣遭逢 聖明待罪銓部敢昧  
死上聞伏惟 陛下鑒百年之苦節閱三世之  
死孝幸得表署其門如制令其自臣祖父以下  
咸死且不朽 制曰可於是草莽臣謙益舊待  
罪太史氏謹爲之銘銘曰巖巖衝關下有潼水  
注河激華龍門伊始神區帝戶風氣完塞彼都  
士女淑茂厥德有美韓姑來歸子孫嚴霜夏墜

所天不存雙雙華顛呱呱襁褓閱子幼稚哀彼  
篤老寒燈雨侵敗幃風擁哀哀血淚迸爲乳湏  
厥孤旣立母節未署伊誰抑沒韎韐跗注民彝  
有嘗天咫不遐挹彼注茲發祥厥家子應星郎  
孫拜夕闈曾孫趾美前光後輝乃扣帝閭抗疏  
請卹 帝曰俞哉汝表汝錫崇臺綽揆銀榜漆  
書天晶日明炤曜里閭冥冥長夜墓木已拱寒  
灰琯飛重泉波涌 皇明如日靡幽弗燭孰云  
百年蔽此蔀屋誰謂華高母節齊而誰謂潼遠  
母節逝而誰謂衝關峻不可仰烏頭雙表遠抗

高掌舊史作銘勒諸樂石崇獎節義用詔周極

新安呂氏節孝旌門銘

崇禎十五年闖賊陷雒陽故南京叅贊尚書呂公維祺被執抗辭罵賊而死余從故篋中得公所詒先世節孝事狀摩娑流涕追惟宿諾乃爲敘而銘焉敘曰節婦牛氏河南府新安縣介村里人呂鄉妻也鄉死時年二十九闖戶自經女弟救之得免家貧子稚隣媪憐而諷之嫠面截髮以死自誓篝燈紡績聲淚奄然泣涕漬濕麻桌日亭午突蕭然無煙終不肯旬貸一錢曰與

人通財非嫠婦事也子孔學貧不能爲儒習書獄爲縣吏文無害能佐縣令平反孫維祺舉進士官吏部郎呼孔學謂曰夫子好行其德指困以周人之急而家輟火里人靳之曰無若呂公代客用窮今幸少有餘貲盍亦行夫子之志乎孔學傾家以贍三族澤及窮嫠母之教也牛氏卒壽七十有八孔學老矣號踊致毀苦次病亟子婦以酒肉進終不肯御豕廬沍寒風饕雪虐人勸之歸不可曰我先人葬母身自負土手皴足重繭我以孺子故弛於畚築又忍燕寢居息



棄吾母於宿莽乎里人言母病腫瀕死孔學籲  
天請代感異夢遇異人診之一昔而起兒童婦  
女爭傳其事皆曰呂孝子也天啓四年御史丘  
光麟上其狀禮部案驗不妄奉 詔表厥宅里  
曰旌表故民呂鄉妻牛氏貞節及呂孔學孝子  
之門母子節孝同日竝旌史策所罕聞國制所  
未有也旌門之後凡十九年而有叅贊公死節  
之事銘曰 惟 皇建極崇獎節孝樹之風聲  
顯顯呂氏母子婦孺篤守天經栢舟之節白華  
之孝旁達神明一門雙闕為頌漆書燭幽洞冥  
神錫祕祉靈泉神芝誕育夏卿雒邑隳突天虧  
地圯親賢在庭食竭力盡抗辭談笑獲此利貞  
肝膽輪囷碧血不化鬱為神靈雒陽城下思鄉  
之夢遙歸 帝京節婦有孫孝子有子惟我有  
臣天包元命國叶貞符純嘏合并卽圖立廟  
帝命游加揚芬億齡金銷石泐汗青凜然敬斷  
斯銘

金節婦錢氏旌門銘

并序

崇禎八年巡按浙江御史臣某言紹興府山陰  
縣民金某妻錢氏年十八歸於金二十三而寡

一女提一子抱截髮嫠面矢志自誓衰麻與襁  
裸相襲也血淚與乳潼相和也久之紡績以課  
弱女修脯以教稚子籲天割股以療病姑茹荼  
攻蓼克有完節萬曆四十七年卒年五十三謹  
按節婦錢氏後門寒素伶俜孤苦俯子仰姑捐  
身并命用能報稱所天全歸下地所謂之死靡  
它復生不愧者也臣牒下所司案驗不妄請得  
表署其門如會典 制曰可後三年節婦之子  
廷策謁謙益於請室請為旌門之銘銘曰 旌  
門之典備於有唐逮我國家甲令煌煌烏頭雙

闕綽楔嶙峋勸為人婦勸為人臣惟 皇御極  
崇獎節孝金寡高行門閭有耀高行維何誓死  
報夫血潼育子殘肌療姑金銷石泐丹誠不改  
琢冰積雪四十餘載鴻孤行單鸞孤影隻相彼  
禽鳥有耦有匹烏鼠同穴靈狸互雄人而無恥  
孰長裸蟲閹孫塞路媪子盈朝螺肖蠅著廉恥  
道消持祿鉤黨如弗我克國邑軍師棄比遺跡  
皇匪爾寵爾詢爾辱小刑刀鋸大刑爵祿多  
壘盛國泄泄降災爾之弗圖亦已焉哉惟此庶  
婦習禮蘊義送往事居鞠躬盡瘁惟婦殉家惟

臣者國三事大夫云胡弗盡崇臺有佗表厥宅  
里帝庸勸節亦以明恥莫墜匪黜敷匪丹悛  
者停車赧者頽顏纍臣謙益舊太史氏作爲銘  
詩敬告卿士

雙節堂銘

并序

永樂初嘗熟民朱昌朱亮應詔徙家京師兄  
弟相繼歿昌婦錢亮婦陳皆盛年自誓鞠其遺  
孤曰良曰鉉皆克有成鉉中進士拜御史奏旌  
其門閭爲堂號曰雙節倪文僖諸公爲記傳胡  
忠安商文毅諸公爲詩與頌而前塘戴進爲之

圖此天順閒事也耳孫某出以示余余拜而展  
視絹素完好風烈如在因念二節婦之歿二百  
餘年所謂雙節堂者缺瓦斷礎不可復跡矣而  
觀者拱手歛容如二寡之危坐於此堂而肅揖  
其下也天地閒物無不敝惟節義爲可久是故  
殘肌斷脰者彌痛而忠臣節婦不替於世爲之  
銘曰二寡高行萃於一堂輕裾齊縞朱顏竝蒼  
秋稗同炊寒燈互影呱呱二孤血淚填哽鴻節  
旣伸熊丸有託惟此崇構御史所作素椽粉板  
二百餘年我披畫圖有風肅然霜棲舊礎月澹

上楹恍見二嫠粟玉堅冰悍夫俯躬譁者不語  
掘衣趨風欲拜堂下三槐之堂駟馬之門棟宇  
翬飛今則焉存石泐劫灰節義不隊歸然斯堂  
亘古嘗在

義冢碑銘

虞山之北絲天潭谷邈迤而下林麓蒼蔚後崗  
而面城凡五十餘畝買之置義塚焉廣二百五  
十七步修如廣之數而贏十八國民無私地域  
者與夫死於道路者則以告族而埋之叅政陸  
君仲謀實爲經始請於邑宰張侯溝封之而申

其禁令謙益謹書其事系之銘詩以告後之人  
俾勿壞銘曰帝奠九壠濟於壽仁厥類不齊扎  
瘥天昏邑厲有祀漏澤有園掩骼埋胔豈惟孟  
春其維茲都邑民人所戾極熾而豐氣亂作癘  
道路不掩溝壑斯斃莫司置榻莫掌除飮其白  
骨楮柱青燐斷續瘳狗晝啤饑烏夜啄腓骨日  
燎骹股雨濯痛湛淵泉殞達墻屋其風淒晝日  
鳧語道周天寒雨濕有聲啾啾豈無蓋帷亦有  
首丘悍夫涕淚仁人以憂其虞山之陰天潭之  
陽爲扈爲嶧如防如牆宮以墮山襲以脊岡晝

丘繞還近郊莽蒼其五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  
轉櫝乃族墳墓以葬以貍以表以署既度以晦  
又度以步其六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  
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革其呻喚歛彼鬼  
魄其七告於邑宰宰曰禕矣剜黷慮終樵牧禁始  
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其八凡  
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盡傷非作而致不麇不  
卵澤有攸漑如水斯灑如火出燧其九大書深刻  
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眡之梧丘垂仁射擊  
流滋岸頽城復斯冢勿夷其十

### 第五公畫像贊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  
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臚仕公獨老逢掖  
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  
之交祿人竊枋其爲之冢宰者第五公之伯兄  
也第五公詒書強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  
褫諸生之中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  
簡臣介生蔚爲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  
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  
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

不能正託而逃焉衛子鮮之託於木門吳季札  
之耕於延陵是也第五公之義其在衛鱣吳札  
之閒乎初應山楊忠烈公劾閹削籍冢宰猶里  
居半夜舉火疾呼塾師之門蹴而起之曰天眼  
開矣戊辰冬余以枚卜被逐冢宰大喜徧召其  
親知歡宴累日冢宰幸余之廢退比於應山此  
亦余之知己也簡臣持第五公畫像屬余爲贊  
遂牽連書其事嗟夫冢宰之於余若是則執筆  
而贊第五公之像其亦公之所不吐也夫贊曰  
有珮者玉有服者緋有泚其頰色如死灰逢掖  
之衣章甫之冠不愧不忤有氣桓桓七尺之軀  
載骨負肉上天下地父母所育怒髮俯植奮髯  
旁驚云胡中道鬻彼熏腐類宮之門掛我冠裳  
長嘯闔棺我歸我藏第五之名永敝泉壤忸怩  
鄙夫敢拜公像

駝基硯銘

姚寬西溪叢語曰登州駝基島石可啄硯島蓋  
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駝基硯爲之銘曰  
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  
淮安疇復海運晴窻摩娑使我三歎

琴銘

張生斲琴以獻范司馬余爲之銘

吳張斲桐越其祖髹采薦之高平府余系之銘  
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此范氏之譜也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

又

挂百錢沽一壺登高不懼涉遠不孤策扶老兮  
擅嘉名嗟靈壽兮非吾徒

濟野關重修關壯

碑銘

萬曆某年戶部黃州張君大猷權關濟野重修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廟奉揚 今天子之  
明命加以袞冕而屬史官錢謙益爲之銘銘曰  
桓桓壯繆環衛宸極鈎陳閣道作廟翼翼崇關  
將將神亦戾止是爲離宮作鎮星紀 天子曰  
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鬯草闕貢萑  
苻傳警占在烏衡歲曰有肯侯眷南顧弭節吳  
地胥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篋綸絮轉運炙輶浮  
淮達河飛涌祠下舳艫晻靄帆幃參差垂旒端  
冕坐而臨之都山鐵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

撫海滙鐵馬嘶嚙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  
然西陵舉烽郁洲如帶以報以祇民神有賴右  
我三吳以奉 皇明計臣司關史臣作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序一

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序

謙益承乏史官竊有志於纂述考覽 高皇帝  
開國功臣事蹟若定遠黃金海鹽鄭曉太倉王  
世貞之屬人自爲書踳駁疑互未易更僕數則  
進而取徵於實錄實錄備載功臣錄籍所謂臧  
諸宗廟副在有司者也革除以後再經刊削忌  
諱弘多鯁避錯互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疑者丘蓋不言將使誰正之哉天啓甲子分纂

神宗顯皇帝實錄繙閱文淵閣祕書獲見

高皇帝手詔數千言及奸黨逆臣四錄皆高皇帝申命鏤版垂示後昆者國史之脫誤野史之舛繆一一可據以是正然後奮筆而爲是書先之以國史證之以譜牒參之以別錄年經月緯州次部居於是開國功臣之事狀粲然矣元八蘇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其人若干而繫之以事不用史傳之體而宋李燾長編商訂異同舉正得失最爲詳慎謙益竊於二家取法焉古之史家必先網羅放失舊聞撫經采傳孔子行求

七十二國寶書太史公採世本國語司馬光修通鑑先令其屬官草長編今簡牘浩煩是非漫漶一無所援据而儼然以作者自命攀遷固而駕壽擘非愚則誣也謙益之爲書姑志其小者近者如掌故之籍如甲乙之簿或筆或削發凡起例則以俟後之君子斯謙益之志已矣是書經始于天啓四年癸亥又明年乙丑除名爲民賃糧艘南下船窗據几攤書命筆歸田屏居溷廁置筆越三年始告成事點勘麤畢而先帝登遐之詔至矣嗚呼謙益狂愚悻直觸忤權倖

聖朝寬仁得以優游里閭從事牘聿摩娑卷帙省念歲時其敢忘先帝之大德哉明年戊辰今上改元崇禎而書成於丁卯之八月是年十二月舊史官錢謙益謹叙

開國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亳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朞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滁陽之於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潁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

勢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撝奔走所謂微乎微者也滁陽旣歿孤軍無倚假灤城之虛名噓崖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臺城開吳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鳳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塵而淪爲灰劫矣嗟夫安豐之擐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舟終歸獄於德慶漢祖天授不諱受命於牧羊光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是繫以年月疏其終始放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焉昔張

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卽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  
亦 高皇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  
夏志割據也次東吳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  
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焉於乎有元非暴  
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  
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爲  
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臺  
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於城下省  
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

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于戈相尋於閫外馴至撫  
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  
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擣燕南然後  
仰觀乾象而喟然歎事之不可爲也寧有及乎詩  
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  
之詩而以庚申爲前車雖與天無極可也書成後  
之十六年涂月朔舊史官錢謙益謹敘

重輯桑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予  
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類司馬遷班固所爲

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職見聖予水滸三十六贊知爲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人閒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予所作二傳及君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疾讀若聞嘆噫鬚髯奮張髮毛盡豎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瑞累爲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

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祥甫始上其名于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此兩人嘻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陞辭始建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鉅軋人言官猶用畢牘

抹撥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身于滄海橫流之中爲國家任難卒使之有項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旣得死所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爲而時事不可爲時事猶或可爲而坐視其必不可爲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欷歔煩醒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於敝紙淪墨之間而况立夫之去宋季非立乎

定哀者乎又况聖予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桑海遺錄旣不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聖予二傳則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之篋衍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黃文獻公潛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予之闕逸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庸併著之新史二傳多沿襲聖予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夷謝翱臯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之有聖予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

舊事網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多力未之逮也蓋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叙

少司空晉江何公國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稱孝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駁權典謨勾稽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歿其書始大行于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公羊託指于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既非崑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修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摺者或寡矣遠無徵于祀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仇腐爲嫌此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  
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  
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  
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膺仕之慕專精覃思  
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  
士大夫從事于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  
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  
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  
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  
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

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  
闕焉終篇則叙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  
至卿貳藏棄篋衍不敢繕寫進御辟史職也公  
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  
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  
典丹書未亡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  
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  
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  
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  
光祿時時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



史者記則記書則書史則史公之稱斯名也何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差乎余與損仲嘆此達言以爲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了後世則可矣其無乃非公之志也與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十三經注疏舊本多脫誤國學本尤爲踳駁邇者儒臣奉 旨讎正而繆缺滋甚不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毛生鳳苞竊有憂焉專勤較勘精良鋟版窮年累月始告成事而屬謙益爲其序序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于漢晉粹于唐而是正于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龐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燔而朱氏遂孤行

于世我 太祖高皇帝設科取士專用程朱  
成祖文皇帝詔諸儒作五經大全于是程朱之  
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  
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  
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  
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  
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  
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  
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  
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  
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埽除  
章句而胥歸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  
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  
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  
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  
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  
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  
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  
也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學釐爲兩  
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所謂得不

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輕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訾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

反經必自正經學始。聖天子廣廈細旃穆然深思。特詔儒臣是正遺經。進御誠以反經正學爲救世之先務。亦猶二祖之志也。不然夫豈其王師在野。方隅未靜。汲汲然橫經籍。傳如石渠。開陽故事。潤色太平也哉。鳳苞之較刻也。表遺經也。尊聖制也。砥俗學也。有三善焉。余故徇其請而爲之序。膚淺末學不揆。禱昧序贊。聖經譬諸測量天地。繪畫日月。非愚則狂也。溯經傳之源流。訂俗學之外駁。使世之儒者。孫志博聞先河。後海無離經而講道無師。今而非古。胥

天下窮經學古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  
則是言也於反經正學其亦有小補矣夫崇禎  
十二年十一月序

蘇州府重修學志序

今上甲子蘇郡續脩學志成司教劉君某司訓  
劉君某後先董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實爲其序  
兩劉君以爲謙益少游于學宮應博士弟子選  
亦宜有言序諸首學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  
王文恪公序之文恪亦學之博士弟子也故以  
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諸鄉之子弟焉而文

起之序則以鄉賢之籍人物之攷推明作者風  
勵作成之意而愾歎于吾蘇之所以重者亦猶  
文恪之志也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兩劉君  
之請不可以已則姑述其謏聞以告于鄉之子  
弟其亦可乎宋景祐初范文正來典鄉郡始請  
立學而安定胡先生爲之師當是時安定之門  
人稱于海內而滕甫錢藻范純佑輩則學之弟  
子也自時厥後居師席者如王逢之朱伯原陳  
唐卿之徒相率推明安定之教師嚴道尊英才  
輩出逮于我明蘇人士爲極盛則夫師之所以

教弟子之所以學其亦有可得而言者乎安定嘗患隋唐以來仕進者苟趨利祿尚文辭而遺經業其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學者之於經術也譬如晝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非是則俵俵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註疏以爲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旣熟然後從事于子史典志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隲其繩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後胥出而爲名鄉村大夫以效國家之用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豈獨安定之于吾蘇也哉自儒林道學之岐分而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國國初之儒者其在魯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餘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勦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爲迂萬曆之季以繆妄無稽相誇而士以讀書爲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爲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巫士志淫民風厲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出使安定諸公而在有扼腕痛哭而已矣嗚呼又豈獨吾蘇爲然也哉雖然吾蘇土風清嘉文

學精華海內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時天下之立學自吾蘇始而安定之教條所謂傳經誼信師說者吾蘇士實先被之近世以來勦襲繆妄之學流傳四方者吾蘇士應和之最捷蘇之于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溯流而窮源數典而尊祖郵文詞而返經術禰安定而宗周孔吾蘇之人士能不自任其責矣乎朱伯原之文曰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其緒言具在也自唐陸中允宋王魏國二十五賢以下其芳規具在也以會文定之文章而六經閣之

一記不能不屈服于浙師古之人其明經而窮理如此其深且篤也反而求之吾鄉之子弟其有餘師也矣不然斯制之修也搜採遺文考見陳迹以爲是學之文學掌故而已先之以文恪重之以文起不啻錙于申之而兩劉君又諄復于余之贅言何爲也哉是志也成鄉人子弟來游來觀因余之言有所考問而興起焉奮乎百世之下文定之風烈與安定之教思若將旦暮遇焉余少應博士弟子選今且老矣庶幾有辭于鄉之子弟而兩劉君風勵作成之意亦不徒

也哉

### 鄉約序

建德宋侯來令嘗熟豈弟明允暮年而大治修  
舉鄉約申明 高皇帝諭民六言以訓于蒙士  
反復訓解鏤版頒布期于家諭而戶曉焉鄉約  
之制莫備于周官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高皇帝  
之諭民所謂孝順父母六行之首也尊敬長上  
六行之二也和睦鄉里則睦婣與任恤兼舉焉  
而繼之曰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爲大司  
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七曰造言之刑其八曰  
亂民之刑造言者訛言惑衆亂民者亂民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皆不安生理務作非爲者也周  
官於六刑之外加此二刑故 聖祖亦諄諄戒  
諭焉然大司徒之六行八刑 聖諭以六言蔽  
之大哉王言比之周官蓋尤簡約而著明矣地  
官之屬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教  
治政令月吉則屬民而讀法今吾宋侯之所修  
舉者謂非周官之遺法不可也吾里之人尚深

念侯之德意無以空言愁置之哉昔宋文憲既致仕高皇帝賜詩有訓人法度之語而春坊司直郎汪叡罷歸又爲語飭戒使知鄉鄙所繇嚴憚余官侍從日久浮沉竊祿無補聖朝今且將退而老矣推侯之意以告于里之父老子弟固余之事也是爲序

### 取節錄序

取節錄十卷容城孫奇逢字啓泰之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壹行孝子烈婦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其矣啓

泰之長子取節也啓泰生于北方與定興鹿太嘗伯順偕游于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四友之二也天啓中逆奄亂政伯順從公于關門奄所遣刺事者旁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慫懃于公伯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請入覲欲有所建白羣小訴于奄謂公將興晉陽之甲伯順爲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僉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僉從閒行畫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



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爲之囊橐燕  
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捃撫橐  
餽或奔走刺探烏舉烏集若漢之期門左嘗督  
學三輔太公設旣立表于門曰醵錢救左提學  
者輸此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  
俵散江村之地舉旛旗而擊鼙鼓不畏奄知奄  
亦竟弗知也余以枚卜被訐伯順言于蒲州當  
爲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  
伯順誓不復見蒲州伯順守定與抗節死虜余  
被逮過白溝果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候

公于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趣殺之啓泰  
果中輩借貸醜五十金詒余且曰社稷有靈必  
不爲左魏之續公毋恐也茗上茅止生屢急難  
客啓泰署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徵辟危坐  
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  
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古稱  
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奄之時乾兒義孫錯列  
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  
泰輩蘊義風生魯衛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  
蓋僅有存者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

于勃碣吾師與諸人其亦斯世之勃碣也與世  
衰道微廉恥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  
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楊焉之治河也  
患底柱而鑄之忠臣義士其爲底柱也亦大矣  
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鑄之鑄之亦如  
底柱之沒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焉者未  
已啓秦之爲此錄也其將以是爲底柱乎抑亦  
致戒于患而鑄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也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秦之有而似之  
也爲序之如此戊寅中秋望日序

建文忠編引

吾郡朱鷺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  
年撰建文書法余爲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  
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者其表章忠義闡幽  
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虔事關壯繆侯謂侯已  
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夢壯繆  
降于榻前飄鬚戟手鄭重誣諉文旣成而貞珉  
湧見豐碑屹立龍幡負巋然于端門閣道之  
間若有邪許佑助者人言壯繆護前呼同列爲  
老革罵孫氏爲貉子何庸徼措大之筆端以爲

寵靈余以爲不然忠義之在天地無古今無久  
近壯繆之于先生遜國諸臣之于少帝人心天  
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逢掖矢心于忠義若此  
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  
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鑒之宜也詩不云  
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  
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熒主聽劫國論固未必  
神之所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莠言自口神乃  
時恫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丁丑嘉平  
月書

南昌趙氏族譜序

南昌之趙氏出於宋魏悼王廷美其始遷于鍾  
陵爲別子之祖者修武郎續之與忠翊郎緒之  
也魏王之子十人其第四子曰追封廣陵郡王  
德雍諡康簡熙寧中用太嘗禮院言封康簡次  
子承亮爲秦國公奉廷美祀贈樂平郡王諡恭  
靜恭靜第六子曰高密侯先整高密第九子曰  
贈金紫光祿大夫叔胆修武忠翊則光祿第四  
第六子也靖康之難自杭徙進賢縣修武居縣  
東忠翊居縣西相距十餘里及營兆域修武居

東而卜西忠翊居西而卜東相戒後世子孫歲時上冢趾相錯也自時厥後苗裔日繁而書詩之澤益衍至汝偁公文行鬱藹不應徵辟與里中四賢齊名譜云進賢改井爲邑自此始進賢故晉鍾陵縣徽宗崇寧二年以南昌縣進賢鎮升爲縣當修武徙家時進賢升縣已久譜之云吾不能徵之也勝國初古濟公徙南昌之白塘迨嗣胤公又徙于忠孝鄉墮山夾澗風氣鬱盤聚族而居燈火相接弦歌洛誦之聲洋溢乎西東趙于是乎滋大嗣胤公九傳爲封比部公應

麟潛德弗曜以發其羸于參議公參議公論次先德釐正支庶作家譜若干卷且撰譜略一通寓書謙益使爲其序焉謙益嘗考宋之宗室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最爲蕃多以魏悼王下言之淳熙八年凡七千二百九十六人而嗣字行未見數世系表亦莫得其詳也則豈非播遷之後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正皆移以避狄又有散而之四方如修武兄弟者而宗司所掌籍牒錄圖譜之屬遂因是以淪亡失次與今南昌之譜歷十七代服屬井然可以舉僊源類譜之遺

而補世系表之缺不徒有關於家乘而已也參議公之惓惓于譜事也所謂能識其大者與當魏王貶死房州子孫惴惴懼不得比于氓庶及乎二帝北轅諸王駢首就僇太宗之後十不存一而修武兄弟卒以魏王之世系避地得全盛大蕃衍引之勿替由此言之天道之屈信往復豈可以一時一曠計哉參議公志節鯁介由吏部郎出參外藩其修是譜也循覽太宗魏王之後參觀于天人之閒豈惟不忘其先抑藉以教世也與攬者其亦知觀感也矣參議公令嘗熟謙益以博士弟子受知于公故不辭而叙其譜其于公之善政令聞略而不書懼謏聞也且以有待也宋史宗室傳及世系表皆載魏王子十人第四子爲德雍與譜脗合而馬端臨通考不列德雍之名又載魏王第四子德彝此則馬氏之誤未可信通考而疑史也因叙斯譜而并及之

### 雙鳳顧氏族譜序

太倉顧生天叙以其譜來請曰顧之先譜凡再修曰睿者修於永樂序之者翰林待詔河南李

公幹也曰有終者修於正統序之者禮部侍郎  
羊城陳公璉翰林修撰嘗熟張公洪也天叙之  
先人念族大而譜佚手自蒐輯將踵門乞文於  
下執事而一旦溘先朝露惟先人之有墜言也  
敢再拜泣血以請余攷其譜以晉尚書右丞悅  
之字君叙爲始祖悅之二子曰愷之覲之愷之  
居晉陵無錫覲之仕晉後爲北海益州尹卒官  
遂家焉覲之二十四世曰鎡曰鈞曰鎰宋初鎡  
徙汴鈞鎰徙吳鈞生守禮守禮生建安昕建安  
生珣珣生伯理徙嘗熟東南之河舍昕生珍珍  
生臨卽譜所載熙寧三年嗣孫臨題識者也伯  
理六世曰子安元末徙居雙鳳里今割隸太倉  
此顧氏世系遷徙之大略也考之於史悅之止  
愷之一子愷之傳亦然覲之仕宋歷任太守刺  
史未嘗尹北海父黃老司徒左西掾於悅之迥  
不相及也北海在青州安得云北海益州晉職  
官郡置太守京師所在則曰尹益州安得稱尹  
也譜序他無所援據咸取徵於臨之題識臨會  
稽人東坡詩所稱顧子敦也何其言踳駁不倫  
一至於此譜稱永樂初不戒於火睿之妻陳負

譜圖以出而其他盡燬則其放失漫漶無足怪也顧居雙鳳稱甲乙族登鄉榜者二人舉進士者二人譜久闕佚不修而天叙父子孳孳講求殆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君子重有取焉譜猶史也信傳信疑傳疑者丘蓋不言而已矣修撰宿儒也博於譜牒之學序吳中世譜多至百餘家待詔字貞臣仕元爲戶部侍郎佐擴廓帖木兒軍被俘入官仕至待詔致事老死於吳序題永樂二年年八十有六卽其卒之歲也修撰序稱引待詔之言而又云余不知其人聞有李待詔者吏部尚書張統之父執意其人也待詔爲張公父執信然然修撰與待詔並時後先官翰林而不能知其本末文獻之足徵豈不難哉余故并著之以示讀斯譜者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 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 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 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輔相設教

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之爲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剛之叙通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高皇帝之木鐸與繇文憲以闕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算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聖祖蓋思過半矣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爲內相文憲之於高皇帝有相道焉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閻浮提其爲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之于成祖闕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塵沙劫事豈不諄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闕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牖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



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搜次其關於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而僭爲之叙。以諗于世之憲章者。文憲三閱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當爲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騭者也。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修虞山錢謙益謹序。

陽明近溪語要序

自有宋之儒者。高樹壇宇。擊排佛學。而李屏山

之徒。力相掌柱。耶律湛然。張大其說。以謂可箴江左書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發藥。於是聰明才辯之士。往往游意於別傳。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卽於吾儒見之矣。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肯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背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擊於禪人而有悟焉朱子齋居之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於語言文字亦豈落宗門之後五花開後狂禪瀾倒埽末流之塵跡修儒行爲箴砭閱現之閒亦有時節因緣在焉其微權固未可以語人也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至於陽明近溪曠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祕密如泉之涌地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施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始啓其扃鑄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叅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謂疑東隣之井盜西隣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兩家語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叙其首余爲之序曰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叅同之書可以止屏山之諍而息湛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禎壬午涂月虞山錢謙益叙

華嚴懺法序

華嚴之爲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晉廣于唐于是有實义難陀之譯有清涼國師之疏鈔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千年以來薄海內外頂禮而捧誦者無慮萬億不可說轉而華嚴懺獨後出其製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雞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麗江郡世守木君也難者曰懺之爲言悔也悔者五十一心數中之法耳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心之變而道之者一經可以無懺有經而必有懺則何異儒家之以五緯配五經乎一疑也

一行之學精于天官曆數其所述作載在唐書甚詳不聞其留意于教典也設留意于教典以彼其精思神解豈無奇文奧義可以垂世立教而屑屑于稱名號勤禮拜之爲務乎二疑也古之藏書名山者皆慮譏切言時危言賈禍故俟易世之後方敢宣傳今製懺禮佛何嫌何忌而暫加韜晦且一行生于初唐卒于開元爾時六詔不賓雞足越在化外其振錫也何自其繙經也何因紙帛之力不能千年劫火滄桑何以完好如故三疑也解之者曰予之所疑皆世間法

耳非所論于出世法也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彌芥子互相容納安在經之可以該懺而懺之不可以該經乎恒人之學可以詳略精麤論也若一行者天台祝流水西行維下識聖人復出逆流現身博綜象數豈非華嚴十地中人其難以凡心測量明矣豈其詳于星曆而略于宗教從口所出卽爲真詮安在經論之精而懺文之麤乎佛法從因緣生興廢顯晦皆有時節懺之製于一行而傳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于龍首而藏于雞足閱于葉榆崇聖而顯于木君皆有數存乎其間無可疑者此而可疑則華嚴之出于龍宮傳于于闐亦可疑矣地越蘭滄星分鉞燿藏弃于深山古寺固已深于禹穴而神于唐多矣聖典所在諸天護持不離紙帛可使堅如金石又何散佚腐敗之足虞乎 聖天子聖輪御世崇信大乘方以華嚴法界含攝羣生而木君表章懺法實維其時時節因緣如寶羅網交光攝入惟天眼佛眼爲能知之木君世篤忠貞保釐南服濟世潤生一本華嚴行門先刻是經演疏鈔翻印三藏總持宣布浩如煙海

今復流通懺文與疏鈔合論竝傳震旦佛法付  
囑國王大臣豈不信哉是經不可思議懺亦不  
可思議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議  
聚沙居士見作隨喜遂盥手援筆而爲之序

蕭伯玉起信論解序

泰和蕭伯玉精研性相之宗叅訪尊宿繙閱大  
藏極心研慮俯仰叩擊者數年而起信論解始  
出蓋自賢首圭峰以來解斯論者科節繁多疏  
記錯互使學之者窮老盡氣泪沒於文句之中  
莫能得其要領伯玉之爲是解也剖性相之藩

籬攝宗教之精髓疏通證明氾濫於莊列關尹  
之書開遮竝用縱奪雙顯昔人有言非郭象注  
莊子乃莊子注郭象也伯玉之注起信亦如是  
而已雖然余竊有戲論爲學人告焉當東事之  
殷也有申甫者以談兵見余于長安余笑曰未  
也甫歸嵩陽山中掘地窖出其師所傳石匣兵  
圖以示余余又笑曰未也甫不懌而去又數年  
甫以談相宗聞於長安伯玉往扣之余問伯玉  
云何伯玉亦笑曰未也無幾何甫以兵死嗟乎  
甫之兵圖其所授於師者未必非也而已足以

死矣吾不知所授於論師者何也令後之學斯論者不具伯王之深心不知其所爲開遮縱奪者而率其顛預籠統之見師心信口影宗掠教以爲性相之學如是輟老僧之足而血童子之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世之學人無以伯王斯論爲申甫之兵圖庶幾不爲明眼人所笑耳

### 心城先生全集序

今天子在宥化成崇信佛乘在御極後之十餘年而吾友劉心城先生棄家入道以宰官現比丘身在七年之甲戌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皇上之崇佛所謂先天弗違而心城之現身其亦有開必先者與我二祖乘金輪以開天則宋文憲姚恭靖應運而佐命我皇上御寶筏以度世則心城逗機而顯神有君有臣或主或伴華嚴世界重疊涌現於閻浮提中良非偶然者於是心城之千古洵會粹其世諦文字自入官至於入道年經時緯都爲一集而請余序其首心城爲台宗之世適爲卽中之上首弟子其所演說皆因緣生法空假中之義諦高者入青

天深者入黃泉而余何足以知之余所知者心  
城而已當心城守黔時以孤城捍強寇能使數  
百萬衆骸骨撐柱死守經年視人世閒死生利  
害如毫毛耳一旦慕卽中之道長於其師二十  
有一年側行捧手稽首稱弟子其學道之專誠  
如此人謂心城橫身誓死致命於危城尚易而  
委體布髮折節於本師尤難昔人有言出家乃  
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如心城之爲豈  
復知將相之足慕而以出家驕之者乎讀心城  
之書者一以爲當機之痛棒一以爲釁鼓之毒

藥其悲愍勸厲如諸天鍾鼓聲其勇猛奮迅如  
師子無畏音因是而知其所以不屑爲將相者  
因是而求其所以鍵鑰於台宗扣擊於本師者  
無徒揆撫於語言文字而爲守株刻舟之徒則  
可也嗟夫世之魔民盲子拾儒先之唾餘辭而  
闢佛者不少矣孔子師老聃孟子闢楊墨不闢  
老莊則孔孟之於佛可知也佛氏之道幽贊王  
綱 聖祖固著爲典訓矣我 皇上之崇佛所  
以祖述 聖祖而臣下之不敢謗佛者所以憲  
章 聖主也反孔孟背典訓蔑 聖謨非聖無

法先王所必誅  
以聽而世或懵不知戒惟魔  
民盲子之是師  
城不以此時發慈悲心見廣  
長舌相撈籠而  
濟之長夜之不但也豈非先  
知先覺者之責  
願心城母疲於津梁余雖禱  
昧請執簡而陪  
不後焉癸未仲春日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序二

重刻方正學文集序

寧海令南城張君重訂故翰林侍講方希直先生之集鏤版行世而謙益爲之敘曰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少讀先生之書其文章之取法者三人司馬子長也韓退之歐陽永叔也其生平之尚友者五人諸葛武侯也陸宣公也宋之范韓司馬也已而縱觀其議論則其於文章所折服者尤莫如莊周李白而其

所希風激贊願執鞭而不可得者乃在乎云敬  
楊喬田疇之徒於是乎喟然太息想見先生之  
爲人意其爲古之狂士且流而爲漢之俠士也  
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  
不謂之俠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喫血而大書長  
歌而異命不可不謂之狂自漢以來士之矜名  
行崇謹厚賣國而鬻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爲  
窟穴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赴湯蹈火驚世絕俗  
之爲聖賢之所不辭也以先生爲學之誠簡身  
之密至於冠履七筮家人宗族靡不有倫有物

以箴以戒一旦當天地崩圻朝著遷改奮身而  
起視磔裂參夷之禍猶日用飲食也斯謂之真  
狹斯謂之真狂斯謂之真中庸其斯以爲先生  
而已矣蓋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再  
傳爲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爲宋文憲公景  
濂而先生少學於景濂景濂所謂豈知萬髮并  
難媿一角麟者也自先生之死於革除精忠奇  
節震動古今然後天下知正心誠意之學果足  
以植天經扶人紀然後知聖賢中庸之道與鄉  
愿小人之僞學果截然兩途於是朱子之道得

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諸儒三百年來之學脉譬  
之中原之山川龍脉紆迴濬發於南北戒之間  
至是而始得所結局焉故吾謂本朝之學者當  
以宋文憲王忠文暨先生爲朱子之世適而瞽  
宗之祭亦當以三君子爲樂祖惜乎議兩廡之  
祀者紛如聚訟而未及於此也因序先生之文  
而發其端以俟諸後之君子焉張君爲今廉平  
好古教化迥出於世之俗吏於其刻是集也可  
以見志焉而餘姚有盧生演者搜括先生遺集  
撰次年譜汲汲然仗助張君以表章風勵爲能

事刻甫成而演死矣牽連書之亦不忍使其無  
傳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嘗熟錢謙益謹序

###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崇禎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訪余苦次得宋人  
所緝蘇門六君子文粹以歸刻之武林而余爲  
其序曰六君子者張耒文潛秦觀少游陳師道  
履嘗晁補之無咎黃廷堅魯直李廌方叔也史  
稱黃張晁秦俱游于蘇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  
此益以陳李蓋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薦起官晚  
欲參諸弟子閒方叔少而求知事師之勤渠生

死不閉其繫於蘇門宜也當是時天下之學盡趨金陵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駿出羣之才連鑣於眉山之門奮筆而與之爲異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學熙寧中遂絕意進取可謂特立不懼者矣方黨論之再熾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黨履常坐越境出見文潛坐舉哀行服牽連貶謫其擊排蘇門之學可謂至矣至於今文忠與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謂黃茅白葦者果安在哉吾嘗觀王氏之學高談先王援据周官其稱名甚高而文忠則深嘆賈誼陸贄之學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其子弟而已夫食期於適口不必其取陳羹也藥期於療病不必其求古方也是故爲周公而僞不若爲賈誼陸贄而真也真賈陸足以救世而僞周公足以禍世此眉山金陵異同之大端也觀六君子之文者其亦有持擇于斯乎

本草單方序

繆仲淳既歿數年其著書多盛行於世而所摘錄本草單方朱黃甲乙狼籍篋衍中康文初莊

欽之蒐討詮次窮歲月之力而後成於是繆氏之遺書粲然矣仲淳以醫名世幾四十年醫經經方兩家浩如煙海靡不討論貫穿而尤精於本草之學以謂古三墳之書未經秦火者獨此耳神農本經朱字譬之六經也名醫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注疏也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沈研鑽極割剝理解神而明之以觀會通本草經疏之作挾橈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來未之前聞也出其餘力集錄單方剟其踳駁舉其蕪穢其津涉生民者甚至此書成而經疏之能

事始畢豈曰小補之哉仲淳電目戟髯如世所圖畫羽人劔客者譚古今國事成敗兵家勝負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墻屋酒閒每慷慨謂余曰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下葛亮之醫蜀王猛之醫秦繇此其選也以宋事言之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以治病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強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子有醫國之責者今將謂何余沉吟不能對仲淳酒後耳熱仰天叫呼痛飲霑醉乃罷嗚呼仲淳旣老病

以死而余亦連蹇放棄效忠州之錄方書以終  
殘年因是書之刻念亡友之墜言爲廢書歎息  
者父之仲淳諱希雍吾里之右族也僑居長興  
後徙於金壇老焉葬在陽美山中余它日當爲  
文以志之崇禎六年十二月敘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崑山葛鼎字端調讀書纘言篤好古學自唐宋  
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  
一編都爲若干卷繆以余爲與於斯文者也請  
爲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三史以爲

緯降而游于藝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  
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學專門名家窮老盡  
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  
懼有隕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  
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員  
繩之墨之猶恐偁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  
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  
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  
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

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剛述  
彼將操金椎以穀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  
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  
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  
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  
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  
爲敘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  
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眞  
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  
方奉爲金科玉條迺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  
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  
調之爲是編也美而無譏論而不議猶有古之  
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  
感嘆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  
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  
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敢于  
犯是不韙也雖然端調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  
與諸彙第其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  
夫老生腐儒挾兔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閒竊  
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

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爲狂瞽之罪言又將鉗我於言則亦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 兵略序

鄉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蒐討國朝名卿大夫嘉猷偉略散在國史家狀者著皇明臣略凡若干卷其子給諫伯略先刻其兵略以傳於世而屬余敘之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之有方如奕之

有譜庸醫可以診奇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算可以舒當宁之肝食乎余以爲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盜賊不患有將帥所患者廟算不一賞罰不明使盜賊乘其閒而將帥無以盡其用也以漢唐之已事徵之求壽延熹之閒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爲將帥所向剋捷規奐兼主招而熲主討熲曲意宦官保全富貴規奐皆有功不得封規前後上書求乞自效與上疏自訟最爲切直其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又曰覆車有



五動資巨億旋車完封寫之權門其言至今可  
爲殷鑒也繇此觀之國家權倖用事先後失宜  
雖有三明之將亦將救過不暇安能奏蕩平之  
績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九流  
濁亂君子道消則黃巢輩何因而起巢初起纔  
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潼關一徑  
任其奔突賊安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鄭畋之壯  
圖令得主謀專斷何至以四鎮之重盡付高駢  
之隻手關河連犯都邑繼傾而坐受刮席軹道  
之訕然後悔之不已晚乎假節之議爭論喧歎

舉棋不足詎 其咎然而拂衣投硯之盧攜視  
末世之陰陽首鼠置國事於局外者吾以猶賢  
乎爾自古迄今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有將帥不  
患無方略在漢則夷黃巾於黨錮在唐則小河  
朔於禁闡本末較然豈不信哉以是書考之本  
朝之敵王愾建國功者固已昭旂嘗而勒景鍾  
矣舉其近者王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樞蚤爲之  
計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力爲之地也晉  
溪之怯分宜之貪其知人善任不可枚舉如此  
謀國之效豈可誣哉給諫之刻是書也固曰爲

兵家之醫方奕譚而吾以爲醫有上醫焉奕有國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則端委廟堂而四海從風當虜寇交訌之日雖口不譚兵可矣杜牧有言議于廟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其爲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以余爲知言爲之擲筆而三嘆也

### 參籌祕書序

參籌祕書者信州江漢謀所著也漢謀少遇異人授太乙六壬奇門禽遁諸家之學以謂可以濟世安民匡時定亂屬當奴寇交訌海內多故慨然出篋衍之祕編次成書以詒世之登將壇佐戎幟者吳之君子楊維斗徐九一旣序而傳之矣余讀而嘆曰世稱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太公畱侯武侯衛公稽諸史籍未有聞也吳越之間頗傳申胥范蠡之遺書其言略可概見子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時加于己支傷目下氣不相受此六壬之數也范蠡之去越也陰六陽六玄武天空後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術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諸身則固已應之如響矣子胥之治吳也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立閭門以

西制楚立蛇門以東并越所謂得天氣之數以  
威敵國者也再世而不復驗者何也勾踐之謀  
赦也在王門之第一其行也時加日昃其反國  
也時加禺中此蠱之占也吳王之臨政也在王  
門之第九其伐齊也在金匱之第八其赦越也  
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昏也今  
悉叶胥之占其將不亡乎以勾踐之智也今悉  
反蠱之占其將不霸乎持盈與天定傾與人蠱  
言之矣其能廢人而任天乎以傳攷之吳之所  
以亡者棄胥而庸詒也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稻蟹不遺種也越之所以伯者種治內蠱治外  
也修令寬刑施欲去惡而觴酒豆肉未嘗不分  
也春秋之所書左氏太史之所記興亡治亂彰  
明較著如此此亦千載得失之林也 聖天子  
承乾御宇黃帝之元千歲一至奴寇游魂假息  
在漏刻之間陰陽孤虛之書皆將度之高閣矣  
漢謀得登將壇佐戎幟所爲濟世安民匡時定  
亂者其終挾此以從乎抑亦有進焉者乎漢謀  
曰善哉斯言叅籌之指要吾師所未逮也雖然  
子誠吳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春秋匡解序

余爲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它日得出其門墻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人而屬余爲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乂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遍相傳授各仞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誼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新學與新法竝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華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

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凜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竝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鴈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祀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於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視者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爲也是可視爲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會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 天子方崇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放廢獨抱遺經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喜而爲之敘或以爲主文詭諫自致其矇瞽之

言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  
崇禎六年六月序

### 左滙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雖專以胡傳爲宗然文定之書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穀者十二蓋左丘明親見聖人高與赤則子夏之及門其發凡取例區以別矣不獨昔人所謂左氏大官公羊賣餅家也承學小生儻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又況外傳子史之流乎

侍御永年李君家傳素業閔學者之固陋著左滙一書以左氏爲經以二傳國語周禮史記管子檀弓說苑諸書爲緯本經析傳首尾備具燦若羣王之府而森如五兵之庫使後之從事者繇胡以溯左繇經以溯傳繇是以窮經術焉斷國論焉或源或委先河而後海斯侍御取以嘉惠學者之意而已矣司馬遷不云乎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閒則彰定哀則微今以定哀之事言之則孔子之詞雖微而左氏未嘗不彰也鄧析之竹刑則商韓之前車也陳轅頗之封賦季孫

之田賦則桑孔之濫觴也公孫疆之亂政則江  
充之見犬臺而佞文之幸待詔也萇叔之違天  
則子師之殉漢而厓山之沉宋也援古以證今  
上觀千歲下觀千歲豈徒立乎定哀以指隱桓  
乎自荆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橫肆  
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于典午  
流禍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  
義闡定哀之微詞上醫醫國此亦對症之良劑  
也侍御起家爲刑官今方執法柱下春秋夫子  
之刑書也其亦將以是書爲律令乎 天子神  
明天縱特爲是經設講官以春秋之大法治天  
下則侍御此書恭進諸廣廈細旃以備乙夜之  
覽何不可哉崇禎十一年七月序

### 說文長箋序

吳郡趙君凡夫撰說文長箋若干卷其子曰均  
字靈均鏤版行世抱書過余山中請爲其敘余  
聞之序緒也蓋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  
端緒也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也傳經者之  
自爲序也太史公班固之有序傳也作史者之  
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也較書者之自爲

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重於世者則自皇甫謐之敘三都始也凡夫之書其自敘備矣其無假於余亦明矣而均固以爲請其殆欲推明作者之指意有以信于後世乎則非余之所及也余衰遲失學於六書五音之誼理槩乎未有聞也凡夫聲音文字得之天授梵音字母經涉輒了宮商清濁部居於齒齶之間其於書多所漁獵勇於自信而敢於作古補亡則東哲爲之斂筆刺孟則王充爲之杜口疑者丘蓋不言吾將使誰正之哉六書之學自東漢以來許氏則尼父

之刪述也二徐則賈鄭之解故也凡夫一旦正其是非攻其疑誤儼然踞其堂皇之上凡夫於六書不復居有形聲有竹帛以後宓犧倉頡可以接手相商權若史籀斯高之流雖北面而聽予奪可也李陽冰刊定說文排斥許氏徐鼎臣謂其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以余之固陋乃欲以彋彋之見闕凡夫箋述之指意豈不難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故太宰汝陽李公在太僕一日朝會公卿俱集李公忽揖余問趙凡夫起居如何諸公皆爲改容李公徐曰此吳中隱



居高尚著書滿家者也自後數過余必稱凡夫且問訊長箋成否嗟乎當凡夫之世已有李公豈患後世無子雲耶如余之固陋牽綴舊聞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洪武正韻牋序

自古帝王以馬上得天下能壹意於考文徵獻制禮樂者莫如我太祖高皇帝而代之臣子懵於憲章文武之義忽焉而不遵習矣而不察亦未有甚於本朝者也國家所最重者廟諱也方谷真之歿也宋文憲公奉 敕誌其墓以

仁祖之諱改真以太祖之字改谷及求樂中修洪武實錄則大書特書一無所鯁忌執筆者解揚輩皆國初名儒其若此者何也至於今則高廟之諱公然取以命名而 懿文之諱卽宰執亦莫之辟矣 太祖頒行大誥戶藏一本有者減罪一等無者加罪一等今不問書之有無動曰大誥減等學斷獄者并不知大誥爲何書矣至於洪武正韻 高皇帝命儒臣纂修一變沈約毛晃之舊實於正音之中昭揭同文之義而今惟章奏試院稍用正字館選一取叶韻

而已學士大夫束置高閣不復省視其稍留心者則曰聖祖固以此書爲未盡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嘆哉吳有君子曰楊去奢氏服膺正韻以爲不獨鈐鍵韻學實皇明之制書也摅拾訓故蒐討同異手自牋疏凡數年心成書少受胡氏春秋專門名家其牋注是書蓋有合於春秋書王大一統之義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者也昔漢董仲舒治春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儒者決朝廷大疑定大事往往皆用春秋去奢之治春秋不得引經斷國高議廟堂之上而自託於蟲魚瑣碎之學以微見其指意此可爲慨息者也

鄭氏清言敘

余少讀世說新語輒欣然忘食已而嘆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遷國之後變史法而爲之者也夫晉室之虛虛玄尚莊老蓋與西京之儒術東京之節義列爲三統是故生于晉代者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風婉而促其國論簡而劇其學術事功邇而不迫曠而無餘地臨川得其風氣妙于語言一代之風流人物

宛宛然薈蕞于瓌言碎事微文澹辭之中其事  
晉也其文亦晉也習其讀則說問其傳則史變  
遷固之法以說家爲史者自臨川始故曰史家  
之巧人也作晉書者但當發凡起例大書特書  
條舉其綱領與臨川相表裏而不當剝剝世說  
以綴入于全史史法蕪穢而臨川之史志滋晦  
此唐人之過也自唐以還學士大夫沉湎是書  
而莫能明其指意至爲續爲補之徒抑又陋矣  
代不晉而晉其事不晉而晉其文譬之聾者  
之學歌也視人之啓口而豈知其音節之若何  
也哉信州鄭仲夔字龍如博覽好古纂清言若  
千卷自漢魏以迄今茲通人朱鬱儀爲其敘以  
謂步武臨川無近代語林蕃蕪之累而余則謂  
世說史家之書也續且補者以說家竄竊之則  
陋何氏之語林倣世說而自爲一書則猶離而  
立焉者也語林之煩也清言之約也標鮮豎異  
佐筆助舌是二書者其殆可以離立矣夫

誠意錄序

自古聖賢豪傑調御萬物酬酢萬事經世出世  
無不以誠爲本誠之爲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

石格豚魚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誠神幾  
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相謾形影相誑  
爲臣則欺君爲子則誕父爲友則賣友玉表而  
珉中梘言而蠟貌此其情僞不可以掩一室其  
聲光不可以襲終朝而況宇宙之大終古之遠  
乎三代以降經世出世疑鬼疑神莫如漢之留  
侯唐之鄴侯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  
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隣庶顯默難究當其博  
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爲韓報讎非  
至誠而能若是乎鄴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嘗朝  
掖一品夜抱九仙史家疑之以爲誕妄然其處  
玄肅父子披誠獻納撐柱于社稷板蕩羣小冒  
忌之時雖得肥遁衡岳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  
至誠而能若是乎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  
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  
余讀而感焉公少而好道游五岳訪七真青鞋  
布鞞縱浪雲水閒二十餘年乃以尊人之命勉  
事科舉雖官華臚履繁劇登真度世之侶晨夕  
往還飈輪鶴馭徒倚于戶庭之際知與不知皆  
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其所著錄指遠而詞文

規圓而履方經世出世之指要約略具是大指則誠意盡之矣公起家爲郎出守不以一介入筐篋不以一錢充苞苴湟中五涼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刻畫已已入援枕戈于泥濘水草閒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破三城殺寇過當不及汲汲自明曰 聖明知我我當爲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與或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錢子曰惟

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孔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崇禎丁丑六月三日敘

于氏日鈔序

金壇于穎長舉進士高第服官廉辨聲跡茂著益以其閒鏃礪問學搜次古人嘉言善行自事君立身以至于居家養生撮其精實切要可以勵志而矯時者手自繕寫都爲一集屬余序而傳之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于裁割經史訂駁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

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竝詣者之多也鄭康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不亦躡與穎長之爲是書也退而自居于述述而識其小者擇其善者以附于古人座右自警之遺意云耳穎長之所存固已遠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荀卿曰學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

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童而習之窮老盡氣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壇宇之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穎長之書如取韋弦如佩觿決以古人師我而不敢以我評古人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穎長之進德修業未可量也吾以此書徵之矣穎長宿承家學年力富強其仕與學益進其書亦當益富余少而失學今老矣穎長幸時有以教之俾得以燈燭之

末光師古人之老學則余有望焉

### 姚黃集序

姚黃花世不多見今年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一枝淮海維揚諸俊人流傳題詠爭妍競爽至百餘章都人傳寫爲之紙貴超宗彙而刻之特走一介渡江郵詩卷以詫余俾題其首余觀唐人詠牡丹詩大都託物諷刺如白樂天杜荀鶴所云其與夫極命草木流連景物之指遠矣韓魏公守維揚郡園芍藥得黃緣綾者四朶公召王岐公荆公陳秀公開宴四公各簪一朶其後

相繼登宰輔人以爲花瑞花發于超宗之圃人亦曰超宗之花瑞也吾家思公爲留守始置驛貢雜花當有宋之初稱爲太平盛事今此花見於廣陵爲瑞博矣宜作者之善頌也雖然花以人瑞也向令今之演綸操筆伴食覆餗者胥在維揚幕中此花將應之乎不應之乎不應則非花瑞應之則爲花妖無一而可也王師在野飛蝗蔽天超宗而爲思公也此花將貢致之乎否乎維揚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貢之誠未是也今采詩者譯以獻之太師回卿士愛花

之心念中人十戶之賦則是編也安知不爲長慶之諷諭乎或曰朱遜之謂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諸君子之咏姚黃取其正也世有歐陽公續牡丹之譜知作者之志不在於妖紅豔紫之間矣是則可書也庚辰六月序

瑤華集序

瑤華集者長水李生寅生乞言於海內之名人魁士以壽其嫡母沈夫人而刻之以傳者也夫人之德稽諸古之頌圖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者靡不備焉諸君子咏歌而序述之洋洋乎

勒丹青而考金石斯可以傳矣余以爲最夫人之德莫大于不妬夫人之不妬不獨令李氏有子而且令其有賢子也何也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太任之胎教君子以爲知肖化焉夫人當盛壯之年不待色衰華謝而汲汲焉爲胤嗣之計貞固之心和順之氣磅礴於閨門而賢才感生焉亦肖化之道也螟蠕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甚矣寅生之類夫人也其亦所謂肖之者與嫉妬之禍大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莫不繇斯



嫉妬之臣立于朝則陰陽不和寒暑不時泰階不平而夷狄寇盜之警言不息古之治天下者六官六宮各修其職無妬媚逆理之人以致王功臣道與婦道一也古之所謂女宗母師者或表其間或圖其像有事幡焉要以區明風烈不專一行而已如夫人者當有烏頭雙闕之褒使女妬之婦男妬之臣有所觀感可以回心而易行焉今國家之典制旌表門閭惟民間節婦孝子而賢明仁智之婦未有聞焉此則司世教者之闕也

### 破山寺志序

余爲兒時每從先君游破山寺飯罷絕龍磴下上激流泉拾赭石輒嬉游竟日長而卒業壯而縛禪栖息山中往往經旬涉月雖在車馬塵埒頓踣幽繫之時燈殘漏轉風回月落山阿磻戶齋鍾粥鼓未嘗不髣髴在夢想中也循覽斯志如觀李龍眠山莊圖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禪房花木山光潭影與夫此山中名僧勝流經行晏坐高吟長嘯之遺跡皆顯顯然影現卷帙閒塵網羈紲餘累未畢未能以

殘生暮年遂樂天草堂之約俛仰今昔爲掩卷太息者久之而余於此山有二願焉山寺之廢而復新也先君奉王母卞淑人之命經營草昧以潰于成屠長卿寺碑云善女人罄產倡緣似昔賢之捨宅謂王母也王母嘗囑余云山門東西二里許皆古時經堂佛閣舊地伽藍神所呵護汝外王父母之墓偏處寺之東偏汝他日擇善地卜外王父母之宅兆而徙焉用以妥先靈懺宿業汝其勿忘三十年來外王母之子姓累累青衿家益衰落至不能庇其丘木而縱尋斧

焉邑志云山名破山葬者皆不吉以佛地因緣論之斯又不足言矣余思王母之言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此一願也寺之西有宗教院高僧晤恩演台教之地也更西爲光明庵跨龍礪之上大比丘素公供金光明經修懺法之地也今世盲禪盛行教義衰落余欲斥寺西菜圃隙地架傑閣構廣院復宗教光明之舊招延高人卽中諸公唱演其中使教幢再樹魔燄頓熄卽中合掌讚嘆以爲希有此又一願也歲月云邁誓願歷然又安知愚公之移山操蛇之神不感其

誠而相之乎山僧刻志成余遂以斯言弁于首  
且以爲識焉壬午涂月聚沙居士序

沒寧錄序

嗚呼死生亦大矣以生爲住則死者其行人也  
人之有行也近者持糗糒遠者裹餼糧衣囊襍  
被必豫戒而後出至於死則大行也浮湛若喪  
茫茫然一無所挾持是可謂善行者乎以生爲  
寓則死者其歸人也人之遠歸也指墳墓而悲  
望國都而喜見父母妻子咸相持而勞苦至於  
死則大歸也倉皇怖戀惛惛然會無所底止是

可謂善息者乎古之聖賢生平學問皆證驗於  
死生之際反手曳杖逍遙行歌此超出生死而  
示現生死者也曾子處其嘗則啓予手足得正  
而斃見臨終靜定之正因子路處其變則食焉  
不避結纓而死顯春風白刃之能事後之儒者  
不知晝夜之故死生之理徒以末後一著歸之  
禪門豈不悲哉門人朱子暇在苦塊中緘其尊  
府子寧先生所著沒寧錄視余蓋其晚年自述  
事狀并自祭遺令之文皆在焉飭巾待盡從容  
訣別若行者之飲餞若旅人之卽次其處死生

之際可謂有道矣豈非其生平外修儒行內闕空宗故於禪門之坐脫立亡有相近者與或謂先生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人也何以能超然無累若此嗚呼惟其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斯所以近於坐脫立亡超然於生死之流者與

### 麟旨明微序

淳安吳君睿卿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條上天下大計剴切詳盡皆可見之施行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爬搔

稽勤恤民隱傳遽促數食飲錯互時時以其閒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如唐入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麟旨明微也蓋給諫承藉家學數踏省門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之講論經生之經義支離覆逆浩煩疑互一一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氣彙爲是書使學者如見斗杓如得指南無復有白首紛如之歎此其所有事焉者也然而給諫之意則遠矣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

問之其對皆有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後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義摩切人主 祖宗驅斥胡元復函夏之舊春秋傳解斷以文定爲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非尋行數墨以解詁爲能事而已也今之學者授一先生之言射策甲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有如漢人所謂仞其師說以春秋決事者乎有如文定措柱新說埽蕩和議卓然以其言持世者乎給諫之於是經也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爲儀的也故曰給諫之意遠矣余家世授春秋約略如給諫衰遲失學不能有所撰著給諫是書於余一言之戈獲必有取焉先民有言詢於芻蕘鄙人誤書舉燭而楚國大治給諫之能謀國也殆將以是書券之吾有望矣是爲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國家可謂至矣其治也必爲之生  
佐命之人其亂也必爲之生致命之人而其久  
治而孽亂方盛而兆衰也必爲之生保大定傾  
之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猶人之儲藥以救  
病也有是病必畜是藥以對治之以故疾病時  
有而人之性命有所恃以無恐然而天之生斯  
人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盡其才其或才有

所未盡而用有所未竟也又若爲之登頓簸弄用以中國家之緩急而顯豪傑之能事其愛惜人才而務欲全之也無以異于其愛國家也嗚呼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孽亂兆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難勢如旋風燄火不可嚮邇廣寧陷振武潰寧前焚舉四海之大九廟之重岌岌乎寄命于堵墻公于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

乃可以保畿內首闢八里舖畫地築城之議而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巳巳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挽遼帥遼兵于狂走驚痢之時決幾呼吸轡勒在手關門者定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天子此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略具在奏議中使公之言得行于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何有于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西可闢何止于四城晉陽之讒梗于前中山之



謗閒于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  
天爲之也然自公再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  
敢窺左足于關門而神京晏然安于覆盂譬之  
治室家者焉墻垣繕完閤堅厚扁鐫內設嚴  
更外儼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  
眠燕寢無犬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  
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  
奴昇公以完節于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  
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  
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

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  
公請于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訃至矣以  
謙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 熹宗皇帝  
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 今天子  
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  
權奸封疆之悞吏旁掣而交梏之公不獲孤立  
行意復 祖宗之舊疆以報 二聖故其奏對  
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薑邑鬱孤憤  
者居多人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  
在邊心口交枳進退惟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

日而百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 今  
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  
于廣厦細旃備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大息憐  
公之志而盡用其言于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  
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  
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  
家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衰遲退廢老而不死  
進無所與于國恤而退無以效于師門撫公之  
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強顏  
猶辱此世而已矣崇禎乙卯九月十七日辛未

門生錢謙益謹叙

榮康侯公奏疏序

故太傅駙馬都尉謚榮康侯公遭時清晏領戚  
里掌宗政五十餘年戚臣無他建白歲時奏謝  
不過雍時祈年長楊扈從之屬而已公當 神  
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  
章切諫流涕痛哭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  
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  
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  
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

蒲伏待罪疏雖留中 上意感寤深矣迨辛丑  
冊立代藩之訟與挺擊之獄復相挺而起此二  
者國之大疑也公羊母貴之議未敢訟言也借  
藩封爲榜樣則國疑趙虜掘蠱之事未有內閹  
也假狙擊以嘗試則國又疑疑生惑惑生釁釁  
生妖蜺窺日蒙大禍乃作公於此時據經引義  
慷慨別白羣疑屏息國是者定語有之善解結  
者佩觿公于國家其爲佩觿也亦大矣嗚呼世  
之諱言國本者動則曰疎逖小臣妄議宮闈離  
閹骨肉詩不云乎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壽陽

大長公主 神宗之妹 先帝之姑也問寢長  
樂起居未央家人 兩宮兄嫂 帝后豈復如  
外人疎屬漏禁中之語言溫室之樹乎公以肅  
附戚屬參預 宗社至計特羊之饗不祈免于  
中立青蒲之泣不責于擁佑然則國本之事  
公而不言誰當言者公既言之則誰不當言者  
小夫壬人挾持邪說詆金瑛爲過憂誣羽翼爲  
憇閒覽公諸疏斯可以閉執其口矣公之子繕  
部郎昌胤輯公奏疏刻之而請余爲其序余於  
公之忠言讜議關係國本者特表而出之以補

國史之闕且使斷國論者有所裒焉公以戚臣  
得諡可謂曠典雖然公卿大臣歌暇豫思集  
苑者無不上諡公于諡得上中者何也先朝之  
忠于先帝者其得禍深矣公以戚臣故懂而  
獲免者也

少保梁公卹忠錄序

神廟卽位富於春秋江陵專執國枋以操切綜  
覆爲治中外大吏者事奉職府庫充實胡虜保  
塞時則有若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  
定梁公出鎮畿輔入筦中樞邊籌勦禦首功屢

奏文武爲憲首稱勞臣掌銓未久而江陵卒遂  
以人言引退天啓初高邑趙忠毅公歷疏公生  
平大節訟之于朝贈卹之典始備自忠毅之疏  
出而公之不附江陵始暴白于天下此卹忠錄  
之所繇作也當江陵之驟敗也天下爭挾撻其  
罪比其後也則又爭傳會其功余則以爲江陵  
之功可錄其罪亦不可貫而紹述江陵者以陰  
柔爲和平以憤眊爲老成盡反其政以媚天下  
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沒其精彊幹辦之才略  
奄然無復存于世如梁公者砥節首公功在邊

徼持忠入地至易代而後白此亦紹述者之罪也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後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馬者也江陵以後能豢狐鼠而已耳國家之事與狐鼠謀之則良馬必將遷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梁公之才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與狐鼠爭路乎江陵以後人材之升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讀斯錄者其亦可三嘆已矣公在本兵浙省羅木營兵變公請于江陵江陵曰是必得健令更兵事者往撫之公曰舊滑令張佳胤其人也江陵領之

命張公往遂定公與江陵立談數語而弭兩浙之亂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豈以奴寇遺君父哉余與公諸孫中翰維樞論次公譜錄念江陵之遺事不勝其愾然也爲牽連書之如此

###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故御史大夫諡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卽抗疏論江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余羈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卞淑人道公事以訓子咨嗟嘆息如千古以

上人也天啓壬戌始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  
權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墻  
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秋霜烈日之不  
可近公顧頽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  
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予邸舍抵掌談笑欠伸  
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齁齁熟  
睡矣其疎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  
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  
一語及之意氣空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  
之奔杓會不可以禁禦也每有所見聞輒草疏  
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  
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譎言長語間亦闌及  
意不假膏飾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  
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焚  
草爲能事也公歿閩人林銓字六長鈔得其奏  
議五卷每出游并其所作詩卷貯篋行中崇禎  
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  
據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  
斧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縛兩肘右手提桀石  
左手持白挺背劔且鬪且走踉蹌百餘里踰兩

日還寺飢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典衣賣文少有利餘盡付梓人鏤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晚登三事爲奄黨論逐以死身死之後閩海之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遺文斷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吸之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間之元氣也讒夫小人視之爲骨讐血怨必欲斬艾之漸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間之元氣終不可以滅亡而讒夫小人磨牙鑿齒者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爲其亦斯世所不可少也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參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吳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芟其煩長袂摘其指意以傳于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兩歎曰嗟乎良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熱補瀉七方十齊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于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

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  
頃者海內多事奴誣于北寇蔓于南 天子睠  
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  
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誠  
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顧兵八萬人堪戰者不  
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中則爲驕子定營制簡  
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  
煥然一新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  
之役賊烽夜炤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  
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

守陞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  
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  
外之大局也宿重兵于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  
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  
大局也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寇  
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于漏刻決幾于呼  
吸料無不當而應無不先公之全局曉然如畫  
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  
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  
張之寇豢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資之以物力



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  
部署爲其所願爲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  
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牙  
抉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悸公坐此去不旋  
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  
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乏於巢也劉巨容欲留  
之以徼富貴高駢欲縱之以聳朝廷元末乏於  
谷真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膺羈管之  
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 聖明翫寇者伏  
法矣談國者與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行

且懸首藁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  
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瞑眩之效唐元之季  
世豈足道哉孩未之表而傳之也固曰 聖天  
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摯扁鵲奏疏具在標  
本之症參伍于簡牘之間其庶幾比于王函金  
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  
正月序

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

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  
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  
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  
也故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趙公文  
集若干卷自公之歿已大行于時而其子敘州  
守隆美始屬余敘之蓋公在史館慨然有志于  
經世之學中更讒阻不獲枋用故其忠君憂國  
別白賢佞見于文章者爲多回翔進退反覆齟  
齬而抑塞磊落之氣鬱然不少變衰讀者可以  
想見其爲人也與公同時登館閣取卿相富貴

顯融勝于公者亦多矣其文之傳于世者或脂  
韋而寡風骨或纖碎而饒芒刺平津之曲學與  
臨川之新學知言之君子有爲之掩卷而三嘆  
者豈若公之文昔人所謂苦寒色正人望而敬  
者與公當 神廟之初年首建大節天下聳動  
爭自濯磨以附公後塵迄今六十餘年仗節蘊  
義久而彌盛皆自公發之讀公之文視其平生  
之大節而萬曆以來國論士風皆可以考見焉  
士君子陽明剛大之氣養而無害其發于文章  
而關於世道如此后之有志于睇公者讀公之

文而有所感發焉亦于剛柔陰陽之介蚤辨之而已矣

耀州王文肅公文集序

吾師耀州王文肅公既沒其子淑抃收拾遺文枕籍與俱者凡八年屬有流民之亂血戰擊賊襁負以免襍被走三千里謀禔於謙益俾爲其序公弱冠卽以文雄三輔及其古上第入詞垣掌書命職啓沃回翔承明著作之庭垂三十年高文典冊出公手筆者爲多當 神廟中葉頎然負公輔之望海內正人君子仰爲斗杓而儉

邪小人視爲質的要所謂芒寒色正望而敬之者則一耳比其沒也海內惜公未竟其用而益想慕其遺文凡傳寫誦習者蓋莫不躍然以起聳然以服久之愀然愾然旁皇慘澹而如有弗獲者也公秦人也洪河秦華之氣磅礴鬱積大奮於公其氣骨方巖峭獨故其文目光王潔與金天相晶瑩其胸中彌綸一世無所不有故其文抱杜含鄠欲灑吐鎬陸海之珍藏畢具畏天命悲人窮撫已而閔時每結轡而形于言譬諸河流擘華蹈襄回復萬里當其颺衝水激有滿

清舉澹之聲焉於乎盛矣本朝諡文肅者十有三人惟公與澠縣岳公直道大節約略相似岳甫相而得禍公將相而被阨其遭時齟齬亦同也岳無子其詩文多散佚淑朴於公文攬撫類次謹謹傳之惟恐失墜此可以幸公之有後也岳之類博稿楊文忠用以柅中官封爵掌故至今傳之後有謀王斷國者求有用之文於館閣其必有取于公矣夫

顧端文公文集序

涇陽先生顧端文公文集若干卷其次子南京

工部主事與沐所編次也刻成以屬謙益俾爲其序謹案公逾弱冠發解南畿其文詞縱橫駘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海內震動若奮雷之啓蟄快風之振槁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于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駘蕩故自如也嗚呼公之學程朱之學也其過亦程朱之過也蓋公自登朝再入吏部皆忤宰執以去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而黨論隨之伊川之在紹聖崇寧大略相似晚年以清卿召引疾不至不獲如考亭之在紹熙猶有行宮之奏煥章之講而黨

議學禁則不啻過之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  
懸諸日月而邢恕范致虛陳賈傅伯壽之徒果  
安在哉由昔以視今此可爲嘆息者也公之文  
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內爭  
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遏紹述之萌芽救黨  
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  
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  
凝塵蔽席藥囊書籤錯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  
已而侍公于講席哀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  
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  
勃發不可遏抑如此先夫子少與公同學居恒  
字公曰叔時論士喜狂簡論文善養氣嗚呼知  
端文者其惟先夫子乎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成章而曰斐然此端文之文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而曰浩然此端  
文之所以爲文也

顧太史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峻有文集若  
千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于世  
而其子某屬余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卽毅然以名宰相爲  
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  
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黨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  
蔽於是咎譽錯互而一片不可復矣萬曆初江  
陵以健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憤耗遍相師承公  
獨挾槩其隱祕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  
政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  
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  
人才日竄風習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節道  
學之士舉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橫鶩側出于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睽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降水落物論  
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久之且  
徘徊歎惜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事亦  
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  
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爽闡激  
切亦略似之公嘗敘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  
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  
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卽發寧容較深淺商工拙  
于其閒耶然則擬公於文饒其不能爲文饒者

天也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一也

徐司寇畫溪詩集序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閹寺  
鈎黨凶裁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嘗取近代之  
詩而觀之以清深奧僻爲致者如鳴蚓竅如入  
鼠穴淒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剝爲能者  
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噍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  
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  
聲歌風岌岌乎有衰晚之懼焉蓋至於今上  
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寇寶摩先生

之詩始出先生之詩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工於  
字句春容而妙麗鏗鏘而鏗鏘如四時之有春  
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於是先生  
之詩出而宇內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爲和風  
而化爲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  
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  
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  
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今東夷南寇王  
師在野游魂醜類將取次掃除而先生之詩應  
運而出天子大開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

之詩爲風始豈偶然哉先生束髮登朝羽儀自  
好居官則引大議與天子宰相相可否出處  
則抗大節襍被去國介不終日先生之爲人詩  
所謂如金如璧者也其發而爲詩則精金之有  
聲也良玉之有孚尹也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  
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  
學者誦先生之詩因而得其爲人則庶乎其可  
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

序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曆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爲文已知訾謗王李搢搢然駢枝儷葉從事於六朝久而厭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汜濫詞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之學而吾年已往學之而未就也子歸以吾文眎受之不蘄其知吾

之所就而蘄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謂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興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弇州豔其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弇州沒義仍之名益高海內訾警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守泊如也以義仍之才力繇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秦漢者爭爲搏摭割剝繇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排秦漢者爭爲叫

囂隳突深心易氣回翔弭節退而願學於曾王顧又歆然不自有以其所未就者勗余嗚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轆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備目僂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卽而眎之枵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茁根莖屈蟠其源汨汨然其質熊然蓋義仍之於古文可謂變

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會王也欲  
然自以爲未就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  
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  
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  
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探極  
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  
子雲也哉余悲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  
浮慕義仍者於其所以爲文之指意未有能明  
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末後鄭重相屬之語  
而爲歎之如此

### 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爲忘  
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  
興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  
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  
晉宋閒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  
信口訓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  
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卽之不見其有可慕  
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  
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

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真偽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玄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沂公朱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茗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沂公之流也歟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唳近與塵壻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逸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又翁山水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不昔人之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惇史

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沂公輩之清塵者  
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嗚呼來者難  
誣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矣君實之嗣子肇  
亨以余於先君有臭味之好使爲其序而同邑  
譚梁生狀其行事屬錢塘魯得之携書來請皆  
以謂君實之文非余莫適爲敘也故不辭而弁  
其首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凄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  
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訾抹擻以爲陳言

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  
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墮障逶迤平遠然後  
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  
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  
軒突夏紆迴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  
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奧  
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  
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  
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  
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

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技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悻悻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

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劉咸仲靈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扈黑獄黃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尚在人間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齋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

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衣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腑呈露意中無結轆不可解之事喉閒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用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傭耳而剽目已儷花而鬪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蚓竅也牛鳴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嘖呻磬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腑在焉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詩文其斯爲咸仲而已矣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咸仲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

水澤堅凍非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余將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簑笠焚枯煨袖咏雪菴之詩而閱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汎剡溪步臨臯而問焉

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亦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今也生乎百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膏唇拭舌訾議其短長蟬螿撼大樹斯可爲一笑已矣今之詩人有廣陵范璽卿異羽異羽之詩清妍深穩有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爲異

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爲異



羽之詩而已異羽舉進士爲吏部郎人才國論  
儲峙胷中直道忤時以清卿引退蕭閒虛止若  
無所與於人世者其爲詩終和且平穆如清風  
有忠君憂國之思而不比於怨有及時假日之  
樂而不流於荒斯所以爲異羽也歟斯所以爲  
異羽之詩也歟如必曰此爲六朝此爲三唐尋  
行數墨取異羽以追配古人則異羽之所以爲  
詩者或幾乎隱矣余知異羽之深者也故於異  
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余往得異羽題扇詩有  
蹲石花閨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  
化便欲親苔坐剛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  
環吟咀於詩家有二范之目閒將做古人團扇  
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  
二范爲嚆矢焉在昔池塘芳草之什蟬噪鳥鳴  
之句咸以么絃孤韻標舉藝林而後世則盈湘  
溢縹蕪累山積此亦作者得失之林不可以不  
辨也

黃鶴嶺侍御游恒山詩序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  
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固已

昭然矣既已謠詠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矣古之讒人者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辟容城也以令旨四明之窘歸德也以妖書事所不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歟今也不然優容以縶之遲緩以老之紆迴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端使當之者如據蒺藜如緣藤葛全身則無路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伎倆窮神入聖斯可目共咬爲麤材唾斬蘭爲笨伯矣

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繡臨流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之讒屈原疎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也東海君之託於游也澹蕩其跡以解衆也或曰屈原之所遇閻主也東海君之所遇聖君也昔之優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詈余矣東海君遺愛在三輔間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至相慰藉其與夫陳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閒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觀於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

遠之事君此之謂也崇禎戊寅八月序

孫楚惟詩稿序

余舉進士出吾師高陽公之門吾師命楚惟兄事余楚惟方少年鸞鵠停峙踔厲風發余自謂當讓此人一頭地不敢以弟畜也楚惟既上公車荏苒二十餘年未得一第深思易氣讀書續言其學殖益富而其所爲詩盈囊溢帙刻成屬余序之蓋自遼廣失守畿輔震動吾師援裴晉公故事自請行邊而中朝遂不復聽其入河北一歲未去晉陽之疑日積凡吾師所爲極難耳

方吾師出鎮之日天子御門臨遣楚惟以佳公子韜弓珥筆躍馬以從嘆喏宿將秣首鞞袴免胄而趨風磨盾草檄橫槊賦詩何其壯也已而中外掣肘進退唯谷釋晨昏溫清之憂而懷風雨漂搖之懼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者一皆於詩發之爲楚惟者良亦苦矣唐之舉子淪落不偶往往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之未嫁悲憂窮蹇見於語言豈如吾楚惟擅車席帽馳驅戎馬之場懷鉛握槧參預埽犁之績丈人長子之寵寄勞臣志士之心曲交并繁會

噴薄於楮墨之間然則楚惟之身雖窮而其遇則未始不壯也其爲詩亦豈如唐之舉子妻聲促節如蛩吟之發於蚓竅者可同日道哉天生吾師方叔元老爲國家耆中興之業而又生楚惟以相助之天之斬一第於楚惟者良有深意自茲已往楚惟之勛名與其詞章日升而川至者未可量也余雖老矣尚能握管以俟之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紫冶詩稿序

吾師高陽公之第五子曰鑰字紫冶與其兄弟棹鞅文場互爲渠帥紫冶尤富於著述所刻詩多至數十卷自吾師以黃閣元老再出視師紫冶兄弟挾矢簪筆更番省侍已巳之役從征不洽兄弟挾矢簪筆更番省侍已巳之役從征不及浮海而東佐吾師艱危拮据以成收復之績故其詩多沉雄感激有古勞人俠士從軍征戍之風而余讀之則直有感也東便門之事七十老臣一日而就道七日而趨朝一日夜而旋出國門便門之外虜騎充斥單車夜行其得免者天也先是余以枚卜被逐羣小懼吾師之入而爲吾地也當是時聖天子方急虜而羣小急

余急虜則吾師朝以入而急余則吾師夕以出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幸天子神聖功狀著明中山之謗雖滋而東山之勞未泯不然豈不殆哉古之人嚙一飯之德感一言之知必將殺身以自明刎頸以相報以余之不肖當吾師出鎮之日不能裹糧荷戈從幽并健兒與奴酋接踵而死覩然其寢飽噉晏晏居息自屏於菰煙蘆雪之間讀紫冶之詩觀其涉波濤冒鋒刃其將父之急而報國之殷也能不媿哉軍旅之事呼及萬變非親在行間者不能深知老臣持重又媿於自伐以掩朝廷故奏報往往不能盡什之二三紫冶作過庭引敘四城匡復之詳伐交用閒老謀壯事髣髴可以想見昔范文正之長子從其父於師中與將士臥起備知其勇怯情僞文正以此能得將士心繇今視之古今人豈相遠哉余序紫冶詩以謂吾師父子之間有關於軍國之故忠孝之誼世之採風者可以考見焉而因及余之所愧者使後之人亦或俯仰一歎幸吾師之有子而惜其無徒也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幼度詩序

戊寅之春余病臥請室同繫者聞邊遽驚而相告余方手一編詩吟咀不輟挾策而應之曰以此占之奴必不爲害告者不憚而去居無何邊吏以乞款入告舉朝有喜色告者復問子所誦何人詩詩何以能占虜耶余展卷而應之曰此吾師高陽公之少子名鉅字幼度之詩也吾師爲方叔元老身係天下安危諸公子皆奇偉雄駿屬橐鞬握鉛槧以從公於行閒作爲歌詩往往風發泉涌流傳人間而幼度其後出者也幼度之詩有光熊熊然有氣灑灑然一以爲號鯨

鳴鼉一以爲風檣陣馬雜述感事之作憂軍國思朋友忠厚惜怛顛顛宛篤非猶夫衰世之音蠅聲蚓竅魍吟而鬼哭者也今夫吾師者國家之元氣也渾淪盤礴地負海涵其餘氣演迤不盡而後有幼度兄弟而後有幼度兄弟之詩徵國家之元氣於吾師徵吾師之元氣於幼度之詩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幼度之詩殆亦國家之餘氣也純門之役師曠驟歌北風而知楚之不競於晉斯可以覘國已矣而又何疑焉告者曰子之言則善矣古者師能審音子非師

而效師之歌風也何居嗟夫余固世之僂人也  
幽囚困踣懂而不死余雖有目無以異於師之  
瞽也鄭之師慧過宋朝而私焉曰必無人焉余  
之來也歸死於司敗不敢造朝未知有人焉與  
否羽書旁午病臥請室無已而以歌風占敵自  
附於子野子猶以有目靳我不亦過乎告者撫  
然而退遂次其語以序幼度之詩

孫靖自文

往在史館與莆田曾霽雲共論館閣之文霽雲  
曰當今不得不推高陽爲第一其文熊熊渾渾  
元氣磅礴非章句瑣績之徒可幾及也余以爲  
知言今年夏楚惟之子靖自郵致其文辭就正  
於余余觀其氣象宏博脉理沉厚高華駿朗稱  
其爲吾師之孫楚惟之子而益歎霽雲之言爲  
有徵也吾師之文其大者爲高文典冊等邊斷  
國固已著竹帛而垂夷夏其小者則殘膏賸馥  
猶足以衣被海內沾丐作者此天地之元氣渾  
淪磅礴非有使之然者也鍾水豐物源深流長  
一發而得楚惟兄弟再發而得靖自黃河之流  
千里一曲不觀於崑崙天柱豈知其委輸分逝

之故哉韓子敘北平王之三世稱王猶高山深  
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而其孫則瑤環瑜珥蘭  
茁其芽稱其家兒夫繇龍虎變化以至於瑤瑜  
蘭茁家門之盛固足稱道而元氣則已薄矣今  
靖自與其羣從森秀玉立而其文詞瑰瑋奇偉  
龍虎變化傑魁之氣鬱然不少衰落則不獨吾  
師一家之元氣而國家昭融敦厚之福培養於  
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喜而書之

楊澹孺詩稿序

應山楊清澹孺與其弟漣文孺竝以才名鵲起  
涇漢間文孺登甲第歷官憲府而澹孺以老明  
經爲博士弟子師少陵不云乎諸公袞袞登臺  
省廣文先生官獨冷一旦於澹孺兄弟間見之  
澹孺夷然不屑也入學鼓篋襃衣博帶與學者  
譚先王講道德以其閒携軍持奚囊探奇問勝  
嘯歌賦詩用自娛說而已澹孺與其弟更衣并  
食責備行義以古人相期許文孺爲海虞令澹  
孺割城南數頃以遺文孺曰吾不忍廉吏妻子  
不得宿飽也讀其詩和平簡淡時時有勞人志  
士節廉用壯之思斯可以知澹孺已矣往文孺



在省垣余方里居文孺夢要余登高賦詩有柳風來太液梧月映華清之句詒書告余曰天涯兄弟夢寐相感不令樂天微之獨擅千古今澹孺之詩成而余爲之序文孺居太微清嚴之署發而讀之池塘春草之夢又當與柳風梧月竝爲美譚他日余三人執手論詩憇闊談讌又安知不仍在夢中乎當相與酌酒一笑耳天啓三年十一月

陶不退閔園集序

余少讀李卓吾之書意其所與游者必皆聰明辨博恢奇卓詭之士已而識新安方時化汪本鈞於長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也時化一老明經斤斤爲文法吏褒衣大帶應對舒緩本鈞樸遯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二人者與之游處求其爲卓吾之徒而不可得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惡浮華喜平實士之矜虛名銜小智游光揚聲者見則唾棄之不與接席而坐觀其所與則卓吾可知也余聞小修言復與二人者游乃知爲卓吾之徒久之如見卓吾之聲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珽字

不退少有志於問學游卓吾之門而有得焉者  
也不退之爲人恂恂已爾穆穆已爾與之語泛  
濫於物情吏事刺刺不少休未嘗以問學自表  
異余與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與皆方汪  
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沒其弟仲璞以閱園集  
求敘不退之詩文緣情而摠詞據事而立論未  
嘗標門墻設壇宇名爲某氏之學也爲吏書吏  
居鄉言鄉如父老之談農桑如家人之間耕織  
未嘗駢枝儷葉致飾於語言文字之間也其言  
曰詩則香山文則眉山似矣試就其詩文求所  
謂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讀閱園集者曰此陶不  
退之詩文也其斯以爲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  
姚安清淨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  
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  
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

陶仲璞遯園集序

姚安陶仲璞爲吾同年兄釋圭之弟兄弟俱以  
才名奮起天末釋圭成進士數歷中外官至監  
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於  
藩府桂冠以歸其治行廉辨清真亦略相似余

既爲釋圭序閱園集矣仲璞復以遯園集示余  
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  
其爲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萬曆之季海內皆  
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  
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  
卓吾發之釋圭與小修俱龍湖高足弟子而仲  
璞少受學於釋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  
之大指可得而攷也夫詩至於香山文至於眉  
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  
山而其挾槩蕪穢開滌海內之心眼則功於斯  
文爲大仲璞之集稱心而言指事而論無薄嗾  
棘手之艱無東塗西抹之飾則亦袁氏之遺風  
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墜土落今世詞章道學  
窟穴中也釋圭文多應世酬物之語而仲璞多  
譚學問逗露盱江秦州宗指顧猶沾沾於三峯  
入髀國而解衣其亦有隨緣牽勸之思乎龍湖  
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從仲璞而問之

劉大將軍詩集序

曹南劉大將軍東髮從戎大小數百戰所至克  
捷天子拊髀嘉歎依倚爲干城腹心錫奴燈

賊憚其威名所謂聞弓聲爲霹靂見走馬爲電  
閃而將軍顧自憙爲歌詩據鞍倚馬筆騰墨飛  
投壺雅歌分題刻燭幕中之士傳寫其詩鏤版  
以行於世而請余序之夫詩有聲焉有律焉氣  
莫盛於聲法莫細於律皆與軍旅之事相通者  
也傳曰甲兵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  
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五聲之中思武臣者居其三焉師曠歌南北之  
風知楚之多死聲與夫清嘯而却胡吹篳篥而退  
虜皆此物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握奇之法  
四三四奇餘奇爲握奇善用兵者以正合以奇  
勝皆律也故曰好以暇好以衆整今將軍之詩  
聲盛矣律備矣驟而歌之若風雨之猝至若礮  
火之橫飛若鉅鹿昆陽之戰士卒震恐而虎豹  
懼慄也徐而按之擊刁斗明步伐前偏後伍鼓  
進金退森然而不亂井然然而可紀也俄而啞啞  
叱咤免胄叫呼俄而緩帶輕裘雍頌燕笑此將  
軍之詩法也卽其兵法也古今之論將者莫先  
於趙衰之論卻縠以爲說禮樂而惇詩書而中

山王奉 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  
囊書自隨將軍之爲詩豈徒尋行儷句追配昔  
人競病之章而已以詩書爲義府以忠孝爲學  
麓滅奴盪寇精白一心以報 天子磨厓之銘  
鼓吹之曲舐墨吮筆於飲頭喋血之餘庶可以  
解賦詩退虜之誦乎詩有之武夫泚泚告成于  
王余將效王氏之續詩嗣江漢之什焉將軍勉  
之哉崇禎壬午七月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  
妻子柔程益陽李長蘅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  
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  
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爲之  
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頤氣涕唾足以  
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  
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燁赫

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  
甫之文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真僞終  
不可揜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旣沒其高  
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于荒江  
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  
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寇之門  
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  
拔有以宋人之辨香于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  
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  
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己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  
其師承議論以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  
爲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學之湮廢  
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  
者之冥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  
靈之僞而遂真爲罔兩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  
之世誠欲箴砭俗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  
以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亦中流  
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隅風氣完塞四君讀  
書談道後先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  
史稱楊子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

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  
斬于徵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于勢利望其  
速成者可徼律而幾及也讀斯集者尚亦深思  
其人而夷考其志行也哉謝君刻既成以余獲  
奉教于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公稱和凝  
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古  
人重立言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君  
之集久闕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于世可謂  
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虞山詩約序

陸子敕先撰里中同人之詩都爲一集命之曰  
虞山詩約過而請於余曰願有言也余少而學  
詩沈浮於俗學之中懵無適從已而扣擊於當  
世之作者而少有聞焉於是盡發其嚮所誦讀  
之書泝洄風騷上下唐宋回翔於金元本朝然  
後喟然而嘆始知詩之不可以苟作而作者之  
門仞奧窔未可以膚心末學跂而及之也自茲  
以往濯腸刻腎假年窮老而從事焉庶可以竊  
附古人之後塵而余則已老矣今將何以長子  
哉余竊聞之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故夫離騷者  
風雅之流別詩人之總萃也風雅變而爲騷騷  
變而爲賦賦又變而爲詩昔人以謂譬江有沱  
乾肉爲脯而晁補之之徒徒取其音節之近楚  
者以爲楚聲此豈知騷者哉古之爲詩者必有  
深情畜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輪囷結轆臃  
萌折如所謂驚瀾奔湍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  
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  
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  
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  
樂而笑不衰而哭文飾雕績詞雖工而行之不  
遠美先盡也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  
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  
苗裔繹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  
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諸子  
少年而彊力博學而矯志其聞道也先於吾不  
鄙而下問其將以余爲識塗之老馬也故敢以  
風騷之義告焉得吾說而存之深造自得以求  
跂乎古人追風以入麗汭波而得奇詩道之大  
興也吾有望矣嗟夫千古之遠四海之廣文人

學士如此其多也諸子挾其所得希風而尚友揚屹研摩期以砭俗學而起大雅余雖老矣請從而後焉若曰以吾邑之詩爲職志刻石立墀胥天下而奉要約焉則余願爲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談可也壬午涂月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 徐元歎詩序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爲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爲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爲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僞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狗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鈞剔抉摘人自以爲長吉亦知其所以爲騷之苗裔者乎低頭

東野懂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橫空磐硬妥帖排冑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當鯨魚碧海之目論詩人之體製則溫李之類咸不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源溯流而後僞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益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宜已諭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永言之則也寧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儻寧弱而無

剽寧爲長天晴日無爲育風澁雨寧爲清渠細流無爲濁沙惡潦寧爲鶉衣裋褐之蕭條無爲天吳紫鳳之補坼寧爲麤糲之果腹無爲茶董之螯唇寧爲書生之步趨無爲巫師之鼓舞寧爲老生之莊語無爲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無夢而厭寐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而宵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徐元歎少工爲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爲人淡於榮利篤於

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爲詩者也元歎之詩爲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僞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爲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闢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闢之者何也

### 黃子羽詩序

近代之學詩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唐而已矣自弘治至於萬曆百有餘歲空同霧于前元美霧于後學者冥行倒植不見日月甚矣兩家之霧之深且久也以余所見才人志士踔厲風發可以馳驟古人者多矣惟其聞見習熟抑沒於兩家之霧中而不能自出如昔人所謂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夫是以少而眩長而堅老而無成而終不自悔也吾友何季穆少而稱詩篇帙甚富病亟屬其友盡焚之曰無以隻字留人間也季穆之才踔厲風發可以馳驟古人而不能自解免于兩家之霧然其少而眩長而不自

堅已而大悔之而自恨其無及吾以此益嘆季  
穆而深惜其無所成也子羽少與季穆遊遂喜  
爲歌詩季穆沒而子羽之詩始出蓋子羽之詩  
成而季穆不及見也子羽之稱詩未久而舉世  
擊排李王適會其解駁穿漏之時是故子羽之  
才之學於季穆實相伯仲而其爲詩也後發而  
先至以其早脫兩家之霧而祈向于古人無所  
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子羽之爲人貌婉  
而神清氣和而志厚淡聲色薄滋味寡氣矜畏  
榮進天實適養之以資其爲詩子羽之詩之成  
也將自今日始若夫李王之後詩家之霧四塞  
解駁穿漏未有其時而其不眩而自堅者吾未  
之見也吾老矣自恨無以易世然尚當與子羽  
極論之甲戌中秋序

華聞修詩草序

蘇子瞻惠山泉詩云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  
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余嘗持此以論詩以  
謂古人之詩奇正濃淡萬有不齊要其空中滿  
腹遇隙而發見則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  
足以灌一畦求其併覓走海內豈可得乎梁溪

華聞修讀書惠山之下朝夕焚香煮茗酌泉而賦詩余語客曰子知聞修之詩乎是子瞻之所  
以評惠泉者也客曰何以徵之余曰以秦少游  
之言徵之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  
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  
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今之爲詩者聲利釣心  
繁華鑠骨壯氣攻其中而僨盈張其外其爲誘  
且脅也亦多矣聞修布衣疏食蕭閑淡止無所  
誘以越散其神無所脅以虧疎其氣山川之映  
發友朋之伸寫意行而臥游酒悲而夢愕皆用  
以資爲詩如是而詩不大昌者未之有也且子  
之酌斯泉也取其白泥赤印供水符而走傳遽  
者乎抑取其冰牙雪齒鳴松風而潑石鼎者乎  
語有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泉之出山而  
濁者誘與脅使之也子欲知聞修之詩取之於  
斯泉足矣而他何徵焉客曰善哉子之言詩雖  
然以此品泉殆陸鴻漸張又新之所未及也

越東游草引

梁谿黃心甫渡娥江薄游東嘉登池上樓出西  
射堂訪南北白岸亭遊華蓋山已而越檜溪上

天台踐滑石臨石梁而後返出其記游詩文以示余余嘗聞吳中名士語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記馮元成每游名山具騶從盛服危坐僧院聲響如放衙屬其門客僣從曰爲我探某石某泉供我作記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皆元成之流耳心甫之游以青鞵布襪軍持漉囊爲供億以高人逸老山僧樵客爲伴侶以孤情絕炤苦吟小飲爲資糧與山水之性情氣韻自相映發蓋必如心甫而後可以言游必如心甫之記游而後可以言詩文也嘗讀杜詩再游何將軍園林皆與鄭廣文俱杜吟咏累日而廣文無一言謝和向平婚嫁既畢因游五岳迄今五岳無向平隻字古之通人其志意高遠豈今世可幾及哉余去年游黃山不自量度作紀游一卷既而大悔之讀心甫之詩文書之以志吾悔且以諗世之好游者

會房仲詩敘

泰和會棠蒂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械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

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適興寄婉愜雲霞  
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間劇目鉅心指擢胃腎憂  
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  
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  
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  
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而竊  
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  
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  
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  
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  
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冪橫從譎詭非得杜之

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  
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  
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  
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嘖  
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朝之  
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聾  
瞽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訾獻吉者始出然詩道  
之敝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  
所以自誤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



曰必如是乃爲杜也今之訾警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挾槌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況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蕃之文綉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

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敝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警學杜者進而求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

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師事曰蕭伯玉伯玉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質之以爲何如也

### 鄭孔肩文集序

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僂曰剽曰奴窶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所有問其所託處求一茅蓋頭曾不可得故曰僂也椎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

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降而不能者類是故曰剽也傭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吟嚙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縱其有成亦千古之隸人而已矣故曰奴也百餘年來學者之於僞學童而習之以爲固然彼且爲僂爲剽爲奴我又從而僂之剽之奴之訟譌踵繆日新月異不復知其爲僂爲剽爲奴之所自來而況有進于此者乎當此之時錢塘鄭圭字孔肩奮起於諸生之中讀柳子厚蘇子瞻之文句比字櫛疏通其意義以授學者斯可謂難矣孔肩以明經

入官爲令及守皆在西粵蠻夷之區廉平惠和  
至今歌思之老于逢掖牽率應酬不能以暇日  
餘一竟其修辭居業之志及其爲序記論議之  
文簡古質雅不少貶以徇俗卓然有志于古者  
也孔肩沒數年其子某收拾遺文刻之凡若干  
卷而余爲之序曰嗚呼孔肩之文其僅傳于世  
者如此雖未竟其修辭居業之志我知其不爲  
僞學者也世之學者有能搜抉古學察識爲僞  
爲剽爲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也其將自孔  
肩始

王元昌北游詩序

華州王元昌關中之名士也其從祖兄寧先生  
泉其父敬卿先生後先官詞垣籍甚文苑元昌  
胚胎前光矯志博學如後門寒素今年應辟召  
入京師謁余于請室樞衣奉手修函文之禮以  
其詩就正于余而余告之曰子秦人也秦之詩  
莫先于秦風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謂秦聲也自  
班孟堅敘秦詩取王于興師及車麟駟鐵小戎  
之篇世遂以上氣力習戰鬪激昂噍殺者爲秦  
聲至于近代之學杜者以其杜詩爲杜詩因以

其杜詩爲秦聲而秦聲遂爲天下詬病甚矣世之不知秦聲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懷賢之思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譎諫之義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規頌之辭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殄瘁之痛也溫柔敦厚婉而多風其孰有如秦聲者乎以杜詩言之樂游漢陂蒹葭之比也麗人兵車車麟之亞也收京左掖終南之頌也八哀詠懷黃鳥之賦也北征羗村諸將秋興小戎無衣之篇什也先河後海則秦詩實爲濫觴之端增華加厲則杜氏寧有椎輪之質學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齟齬呿牙者號爲杜詩使後之橫民以杜氏爲質的而集矢焉且以秦聲爲詬病不亦傷乎元昌沉酣輕術出入子史百家之書含咀摭摭皆用以資爲詩其爲詩也麗而則怨而不怒此善爲秦聲者也夫爲秦聲者莫善于杜知學杜之利病矯俗學之迷而反其轍斯真善爲秦聲者乎元昌之鄉郭胤伯者博學好古人也亦辱與余游其并以吾言告之

王元昭集序

古今作者之異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導  
志意調言長語客嘲僮約無往而非文也塗歌  
巷春春愁秋怨無往而非詩也今之作者則不  
然矜蟲魚拾香草駢枝而儷葉取青而妃白以  
是爲陳羹像設斯已矣而情與志不存焉昔有  
學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讀水滸傳有學詩  
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瑣南枝二公于古學  
不知何如而其言則可以教世嗚呼是可爲今  
人道哉河東王元昭少負軼材每思以尺蹠寸  
管籠控吞吐古今之作者一旦偕其友韓次卿

南游下衝關登太行渡河涉淮憇戲馬臺弔古  
于金墉隨堤之間其游益壯詩文日益多自徐  
走書千餘里端拜命使而謁余序之吾不知元  
昭之詩文取材於古今孰多知其爲人有忠君  
愛友憂時懷古之志意抑塞磊落而激昂自命  
者也當其登高能賦對客伸紙酒後耳熱慷慨  
悲歌不知其孰爲筆孰爲墨也亦不知其孰爲  
詩孰爲文也筆不停書文不加點若狂飈怪雨  
之發作而風檣陳馬之凌厲也若神仙之馮于  
此而鬼神之運其肘也若雷電之倏忽下取而

虬龍之攫拏相掉也。有低迴萌折不可喻之情。有峭獨堅悍不可干之志。而後有淋漓酣暘不可壅遏之詩文。吾之所以知元昭者若是則已矣。而又何譏焉。若夫古今詩文之變不可勝窮。而南沙空同之緒言未可以更僕悉也。他日得布席函丈。當更與元昭極論之。兼眎次卿以爲何如也。

黃孝翼蟬窠集序

富家翁誇于人曰。吾口之富可比于王侯乎。其人曰。近矣。猶有未似者焉。翁曰。吾之田宅有未美

園池有未具。飲食妓樂有未善。與曰。皆非也。然則奚而未似其人。曰。君所未似者。誇耳。翁嘿然無以應此。其言戲耳。而有至理。猗頓不誇富。季孟不誇貴。彭祖不誇壽。范希文不誇政事。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誇生于所不足。不足而誇則無時而有餘矣。今之爲詩文者。剽于耳。傭于目。賃于口。不知其枵然無有也。而汲汲然誇示于人。人亦雜然誇之。富家翁之有而誇也。猶見笑于其人。而況于無所有而誇者乎。舉世之相誇也。無已則其中之所有者亦鮮矣。此可以一笑者。

也籠溪黃孝翼氏少而好學六經三史諸子別集之書填塞腹笥久之而有得焉作爲詩文文從字順弘肆貫穿如雨之膏也如風之光也如川之壅而決也孝翼之學殖如是斯其所以有而不誇也與孝翼之集行于世則舉世之相誇者亦可以少衰止矣雖然吾不能以孝翼之有易世之無則又安能以孝翼之不誇易世之誇乎余衰遲失學數孝翼之富以誇于人亦徒以供相誇者之一笑而已矣

邵幼青詩草序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憇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霖霖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雷顧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二高人逸士剝啄款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閒颯拉有聲屐齒特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梁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春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憇文殊院幼青踵至曰梁卿肥不便登頓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

蓮華峰以白煙一縷爲信搖手一笑耳余語去  
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粧點物  
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  
曰古云詩人不人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  
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儷花而鬪  
葉其於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  
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  
游薌邨藥谷之間山重水襲谿回谷轉青鞋布  
襪杳然塵壒之外于斯地也穿煙嵐穴雲氣扶  
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

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吾之遇二邵於斯也  
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間稱之曰詩人焉  
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  
松花如纛得二詩人於薌村藥谷之間夫然後  
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茲游之所得奢矣去  
塵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  
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  
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道流其詩少摹長吉  
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割剝爲能事也海內  
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辛巳嘉平月序



邵梁卿詩草序

余游黃山海陽邵梁卿與其姪幼青追隨於薌村藥谷之間恨相見之晚也梁卿好爲詩其詩每一時爲一集攜以就正于余余何能知梁卿之詩以黃山之游知之也夫黃山三十六峰高者至九百仞其高二三百仞者不啻千百圖經略而不書蓬峰之石橋阮溪之仙樂青牛之所栖毛人之所止非乘風雲御六氣者莫能至焉然而陟黟山之麓未及翠微固湫然足以駭矣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礪石如瑩谿流如鏡

美箭衣壁靈草被厓人世之塵壒腥腐莫得而至焉吾以謂黃山之天都天子之都也率山匡廬大鄣天子都之鄣也一百二十里之內譬之皇都之畿會也吾詩有曰茲山延袤蘊靈異千里坤輿盡扶持不如此則黃山之勢不尊其脉不長所蘊之靈秀亦峭薄而易盡善游黃山者徘徊于薌村藥谷之間旋觀其一重一掩却迎迴合之形勝而黃山之面目已在吾心目中矣唐人之詩光燄而爲李杜排奐而爲韓孟暘而爲元白詭而爲二李此亦黃山之三十六峰高

九百仞屢屨直上者也善學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靈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李杜韓孟之面目亦宛宛然在吾心目中矣余遇梁卿于薊村藥谷之間讀其詩而善之以爲善喻梁卿詩者無如此何也梁卿之詩其氣深穩其音和雅塵壒腥腐之所不至不若世之趨奇側古者窮大而無歸茫然喪其所懷來也自薊村藥谷而上之煙嵐無際雷雨在下斯可以爲登黃山矣語人曰我乘雲御風舍薊村而弗繇非狂則惑也余游黃山遇梁卿知游山與學詩之法焉亦知之薊邨藥谷之閒而已矣

朱雲子小集引

吳中之才子無如徐昌國唐伯虎昌國少與伯虎齊名規摹六朝初唐婉弱綺靡故其詩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句已而舉進士遇李獻吉于長安悔其少作變爲廸功集伯虎不得志于名場頽然自放信口縱筆不復隱括諷諭嘲戲時有香山之風人謂伯虎如李龜年流落江潭紅豆一曲使人淒然掩泣昌國如明妃遠嫁呼韓作穹廬中闕氏不免風流頓

盡此雖戲語亦可思也今之才人無如雲子其才情繁富纏綿絡繹良可爲昌國伯虎之流亞近所爲長歌古詩才力橫騫凌偪退之老夫不得不退避三舍矣史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晉人言吳音妖而浮故曰其人巧而少信昔奪于秦中服于齊今咻于楚此其徵也雲子年富力強以吳之文自立一洗輕心少信之耻余日望之夫吳中之文昌國之早就固不如伯虎之晚而未就要皆君子之所惜也敘雲子之集聊復及之以爲吾吳人告焉

### 張孟恭江南草序

蘇子瞻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稱引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深嘆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他日贊北海以爲人中之龍使之誅操如殺狐兔而李太白之論錢少陽以爲投竿而起可以爲帝王之師又稱其門人武諤慕要離之風中原作難冒胡兵以致其愛子繇今觀之孔文舉盛孝章猶在世而錢少陽武諤非太白之詩世寧知爲何人哉士之負奇往往不偶于世而其抑沒于後世者亦多矣此其可以太息也余少而

駘麟慕孔文舉劉越石之徒思與之馳騁上下  
今老矣垂頭塌翼視少年盛氣殆髣髴如昔夢  
今年遇張孟恭於吳門見其沈雄駿發慨然有  
子瞻太息之思喜孟恭之能起予也孟恭出其  
詩若干首屬爲其序余不能知詩也而以孟恭  
知之史稱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故其詩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及車麟駟鐵小  
戎之篇晉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故有蟋蟀  
山樞葛木之篇孟恭晉產也遭時多難感秦人  
無衣同讎之義志節激昂深思用壯甚矣孟恭  
之詩似秦晉也孟恭居吳游必就士橫經藉史  
好學深思人謂孟恭取吳越清嘉之風參秦晉  
雄健之氣其詩必大昌孟恭歆然不自得也詩  
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戚夫  
車攻之詩其視秦晉之土風豈可同日道哉余  
之所以期孟恭者如此

馮定遠詩序

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  
學輪囷偃蹇偃蹇排莽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

者然後其人始能爲詩而爲之必工是故軟美  
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厚世俗之所嘆羨也而  
詩人以爲笑凌厲荒忽敖僻清狂悲憂窮蹇世  
俗之所詢媵也而詩人以爲美人之所趨詩人  
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以  
爲憂人怒而詩人以爲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  
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  
之子也而游于吾門其爲人悠悠忽忽不事家  
人生產衣不揜骭飯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衣  
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誦讀昏睡鬢髮似

劉孝標闊略眇小蕩佚人間似其家敬通里中  
以爲狂生爲尚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爲詩沈酣  
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  
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  
之間吾里有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于世  
其南宮對策之言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迴  
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之勒置乙科李文  
正公賦詩贈之以李邵劉畿爲比民懌以此名  
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  
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然世有民懌亦豈患無

長沙乎定遠之名從此遠矣

陳鴻節詩集敘

陳遜字鴻節閩之侯官人也少爲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盡發篋行中應舉文字及所著衣中燔之而儻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釣弋自娛者二年出爲村夫子教授三年復弃去家貧從人借書口吟手寫窮日繼晷作爲歌詩高歌長嘯視鄉人無如也鄉人益惡之貸富人金爲遠游觀泰山日出游嶧陽拜闕里登戲馬臺涉淮渡江抵陪京覽故宮軒渠自喜謂少陵壯游莫已

若也過桃葉渡遇曲中諸姬揄長袂倪薄裝酒闌促坐目眙手握以爲果媚已也命酒極宴流連宿昔橐中裝盡矣還寄食於僧院故人黎博士贈百金遣游錫山途中遇何人自稱公安袁小修稚弟邀與同載夜發篋盜其金亡去益大困臥病於江上李生家亡友何季穆賞其詩載歸虞山具湯沐視藥食旬月乃強起季穆偕過余山中賦詩飲酒相樂也季穆爲庀衣裝送之於斷橋痛哭而別自後不復相聞亦未知其存否今年忽訪余於虎丘握手道故喜劇而涕問

其年長余二歲耳素髮被領兩目尅眇觀鴻節而吾衰可知也出其詩則卷帙日益富曹能始爲采入十二代詩選中矣鴻節之詩用物博使事切練句穩譬之於膳烹羊魚鼈右腴割鮮非餽飭之具也譬之於酒縹清醇酎三釀五齊非糟醱之屬也傳有之學猶殖也誦詩百篇讀賦千首古學之不講久矣詩可以觀其鴻節之謂乎鴻節詩能始選者爲工五七言今體尤工贈能始七言長句至八十韻多矣哉古未有也鴻節將行余爲略次其生平與其出游之槩以敘

其詩且以爲別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癸未中春十四日敘

### 徐子能集序

古之文人才士當其隱鱗戢羽名聞未彰必有文章鉅公以片言隻字定其聲價借其羽毛然後可以及時成名若蔡中郎之于王仲宣張茂先之于二陸韓退之之于李長吉顧逋翁之于白樂天是也其有求之不得而叫號以自見則爲陳子昂之破琴又有求之而卒不得而吊詭以自閔則爲唐山人之留瓢古之人汲汲于知